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三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之五

宋真宗



召官

咸平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丁丑蔡州學究丁可名上言諸經板本多誤。上令擇官詳校。因訪群臣通經者。以崔頤正對。上曰：朕官中無事。樂聞講誦。因召頤正。於後苑講尚書。大禹謨。賜五品服。它日謂輔臣曰：頤正講誦甚精。卿等更於班行中選經明行修之士。一二人。具以名聞。自是日。令頤正赴御書院待對。

**臣曰**：宋朝以家學為家法。故子孫之守家法。自家學始。此范祖禹帝學一書。極言宋朝承平百三十年。異於漢唐。由祖宗無不好學也。然人君之學。才在於所共學之人。故在太祖時。則有若王昭素。在太宗時。則有若孫奭。邢昺。在真宗時。則有若崔頤正。馮元之徒。皆經一

筆出

甲申。有彗出營室北。光芒尺餘。○上謂輔臣曰：彗出甚異。唯將奈何。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上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獨一方耶。○甲午。詔百官極言得失。乙未。慮係囚。詔諸州長吏平決獄訟。申理冤濫。先是。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出知秦州。未之任。會星變。錫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趙保吉。是時事舛誤之大者。然院

上疏

公事宰相不得與聞。中書政事樞密使不得與議。相承既久。驟改固難。致兵謀不精。國計未善。疏奏。即日召對。移晷將行。又貢封事。復召對。謂曰：卿第去。不半歲。召卿歸矣。事有當面論者。聽乘傳赴闕。○詔以久停貢舉。頗滯時才。令禮部據合格人內進士。放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來歲不得為例。○夏四月。遣使乘傳與諸路轉運使。州軍長吏。按百姓逋欠文籍。悉除之。始用王欽若之言也。除逋欠凡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上由是眷欽若益厚。

詔除逋欠

**臣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朝之指目為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則請蠲負釋係囚。丁謂則請罷兵。無蠶寇。自今觀之。與君子之與事。何異。惜其入政府。以後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為判官之時。欽若也。為參政之時。欽若也。為轉運之時。丁謂也。為宰相之時。丁謂也。故當時知二子之好者。王旦。李沆而已。

筆出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六月。密州發解官鞠傳坐薦非其人。當贖。余特詔停任。上謂輔臣曰：凡所舉官多濫。繆濫宜先擇舉主。以類求人。今外官要切。惟轉運使。卿等可先擇人。令舉之。○八月朔。詔三司經度茶鹽酒稅。以充歲用。勿得增加。賦斂重困黎元。諸色費用。並宜

真宗 咸平元年



呂端 張齊 李沆 相

之節

節約○九月上謂宰相曰轉運使按察官吏事權甚重太寬則弛慢太猛苛刻必須廉平之吏寬猛適中卿等其謹擇之○又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宰相呂端累上疏求解罷為太子太保戶部侍郎張齊賢與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李沆並平章事參知政事李至罷為武勝節度使參知政事温仲舒罷為禮部尚書樞密副使夏侯峤罷為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向敏中加兵部侍郎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楊礪宋湜並為樞密副使○十一月乙未宰相張齊賢李沆入對上諭之曰上下和睦同濟王事忠孝之誠始終如一齊賢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一體豈有不同其心而能濟國家政事者哉○己酉崇政殿視事至午而罷上自即位每日御前殿辰後復出御後殿視諸司事或閱軍士日中而罷夜則召儒臣詢問得失或至夜分其後率以為常○三司上經費之數上曰先帝以財賦國之大本莫不求諸中道而為其永制輔臣曰先帝非止愛人嗇費至於節損服用躬御澣濯之衣蓋前古哲王莫能偕也上初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益鐵使陳恕久而不進上命輔臣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羨恐生侈心故不敢進也上聞而善之

通鑑曰

宋朝之用度所入莫多於天禧祥符之時所出亦莫多於天禧祥符之時宜乎陳晉公不吝錢穀之問而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溢恐生侈心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何其簡而切熾而直耶烏乎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而封禪定林特上存社會計錄而天書成則知陳晉公之為遠慮其次則王魏公東南民力竭矣之言猶或庶幾下是如丁林等輩真小人矣可不戒哉

詔置估馬司凡市馬之處河東則用州岢嵐軍陝西則秦渭涇原儀環慶階文州鎮戎軍川峽則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軍皆置務

咸平二年春正月甲子詔尚書丞郎給舍舉升朝官可守大州

者各一人限一月以名聞俟更三任有政績當議獎其善舉有贓私罪亦連坐之○二月以太師贈尚書令韓王忠獻公趙普配享太祖

廟庭○上命學士院召試王欽若及覽所試文謂輔臣曰欽若非獨敏於吏事兼富於文詞今西掖闕官可特任之即拜右正言知制誥

○己酉上謂宰相曰聞朝臣中有交結朋黨互扇虛譽遠求進用者人之善言朝廷具悉但患行已之不至耳浮薄之風誠不可長乃命

降詔申警御史臺糾察之○三月命裴莊等分詣江南兩浙發廩粟賑飢民除其田租○閏二月宰相張齊賢述皇王帝伯之說上曰朕

謂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上以亢旱詔求直言

朋黨 中微 聖學 聖事

咸平二年



○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疏略曰陛下踐祚以來二年之內彗星一見時雨再從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從者澤未流也今北虜未賓西羌作梗荆蠻有猖狂之寇江浙多飢饉之民宜設備以禦之修政以壓之又言農者國之本也其利在粟多兵者國之命也其功在戰勝方今患在農少而粟不多兵多而戰未勝農少則田或未墾兵多則財用常不足民利盡於國國利盡於軍所以民困而國貧也國家養兵百萬自夏庭逆命軍聲不振一紀于茲將帥不用命而委任不專士卒驕惰而不習知邊事也又言不任人無以安邊不安邊無以省兵不省兵無以惜費不惜費無以寬民不寬民無以致治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為計矣又言簡易者事不黷節儉者財有餘今官吏森羅使者旁午無名之賞賜不急之造作他費百端動計千萬加以教化未甚行廉耻未甚至法有滋章之條更無惻隱之實上優詔褒答時上封事者不下百數上令近臣閱其可采者取進止○夏四月詔文武群臣封事閣門畫時進入勿致稽留○河東轉運使宋博言大通監冶鐵盈積可供諸州軍數十年鼓鑄請權罷采取以紓民詔從其請時西北二邊屯師甚廣博經制饋餉以幹治稱朝廷難

宋監五卷

其代凡十一年不徙○丙子上謂輔臣曰庶官中求才幹則不乏詢德行則罕見其人夫德為百行之本德行之門必有忠臣孝子豈無德行者能全其忠孝乎又庶官所掌之務多不修舉而摺拾他局利害以圖進身若能自幹本局則百職不嚴而肅又河患乎政事之撓瀆哉○張詠知杭州詠既至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絕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為盜則其患深矣有民家子與姊夫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才三歲故見命掌貨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詠覽之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甚故託汝倘遂以家財十之七與子則子死於汝手矣亟命以七分給其子餘三給壻皆服詠明斷拜泣而去○五月詔天下貢舉人應三舉者今歲並免取解自餘依例舉送當歧奏名朕親臨試○上謂宰相曰近覽上封所述頗言風俗侈靡且金至寶也使之為泥誠亦可惜令有司禁臣庶泥金鋪金之飾違者坐其家長張齊賢請先責大臣之家○上幸曹彬第問疾先是知雄州何承矩奏虜謀寇邊上以閣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孫全興經營和好上曰此

張詠 杭州政 事

鑿鑿 鋪金

地 齋 齋

真宗 咸平二年



卒

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紀綱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六月戊午武惠王曹彬卒上臨其喪彬性仁恕清謹遜言恭色在朝廷未嘗抗辯忤旨博覽強記善談論被服雅同儒者尤疎財未嘗聚蓄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為等威自異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被劾未得入見彬在近密遽為上請乃許朝謁彬歸休閑閣門無雜實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將稱為第一○七月上聞契丹將入寇以傅潛為鎮定高陽關行營都部署○宰相張齊賢請給外任官職田詔二館祕閣檢討故事申定其制以官莊遠年逃田充悉免其租○八月判大理寺王欽若上言本寺公案常有五十至七十道近者三十日內絕無昔漢文帝決獄四百唐太宗放罪三百九十人然猶書之史冊號為刑措當今四海之廣萬類之多而刑奏止息逮乎逾月足彰耻格之化式漸太和之風請付史館用昭聖治從之○丙寅大閱上謂王超曰士眾嚴整戎行練習卿之力也丁卯近臣諸軍將校內職皆暢飲詔大閱所踐民田蠲具租○癸酉樞密副使楊礪卒上謂宰臣曰礪介直清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甚可悼也即冒雨臨其喪礪私舍委巷中乘輿不能入上為步進益

宋史王超

四

曹 豐 嘉 壽 慶 憲 民 倉

嗟閔之○乙亥以追封濟陽郡王武惠公曹彬配享太祖廟庭文惠公薛居正武惠公潘美元懿公石熙載配享太宗廟庭○冬十月先是福建路不置惠民倉庫部員外郎成肅請增置焉詔從肅請令諸路轉運司申淳化惠民之制歲豐熟則增價以糶飢歉則減直而出之○十一月丙戌合祭天地於圜丘奉太祖太宗並配升壇奠玉帛訖方詣蠶洗再升壇如舊儀○乙未詔以邊境繹騷取來月暫幸河北十二月車駕發京師次大名府○威虜軍言契丹來寇出兵擊敗之殺其酋帥初河北轉運使裴莊屢條奏傳潛無將略樞密使王顯頗庇之莊奏至輒不報緣邊告急潛麾下步騎凡八萬畏懦自守虜破狼山諸寨入祁趙出邢洛間朝廷屢督其出師皆不聽丙子詔百官各上封章各言邊事於是工部侍郎錢若水言傳潛領數萬雄師閉門不出坐看戎虜俘掠生民上則辜委注之恩下則挫銳師之氣軍法曰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申明軍法斬潛以徇然後擢取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不出半月可以坐清邊塞起居舍人直史館李宗諤言夫將帥者必先觀其取予察其智謀能總千人者委以千人之權能敵萬人者授以萬人之職各守一郡控

官 警 警

真宗 咸平二年



一城分領驍雄爭據要害來則急擊去則勿追又豈須置三路部署之名制六軍生死之命使有材力之士不得施為縱欲立奇功報厚遇為人所制莫可得也

王均 僭號

咸平三年春正月己卯朔王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入陷漢州  
**臣**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旰與劉旻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耶蓋其民勇悍而又狃於僭偽之久故易誘以亂耳然安李順之黨者張忠定也平劉旰之亂者亦張忠定也代以牛冕則王均反牧守其可非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趙抃使蜀者三神宗曰聞卿入蜀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若是耶此為蜀擇詠非為詠擇蜀也此抃擇蜀非蜀擇抃也

先是范廷召分兵擊虜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赴之廷召潛師以遁虜騎圍之數重保裔決戰凡數十合兵盡矢窮救兵不至保裔沒焉虜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而去○傳潛張昭允並削奪官爵潛流房州昭允通州仍籍沒其貲先是上駐大名聞驍將楊延朗楊嗣石普輩屢請益兵潛不之與有戰勝者潛又抑之繇是大怒令潛等詣行在至則下獄命錢若水魏庠馮拯按鞠之罪當斬詔特貸其死公議無不憤惋○范廷召等引兵追契丹丁亥至莫州大破之餘衆遁逃出境遣使奏捷群臣稱賀上作喜捷詩題行宮壁○

均 王均

王均攻綿州不克直趨劍門知劍州李士衡與劍門都監裴臻逆擊敗之均衆乏食還成都○甲午車駕發大名府上始聞王均反即以雷有終知益州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為川峽兩路捉賊招安使帥步騎八千往討之○庚子車駕至自大名府李沆為東京留守不戮一人而輦下清肅○乙巳王均復入成都○二月翰林學士王旦等三人權知貢舉○樞密使王顯罷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翰林學士王旦為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諸軍校以次遷補多自陳其勞績者呼

延 贊

延贊獨進曰自念無以報國不敢更望升擢衆頗嘉其知分贊初為鐵騎都指揮使從太宗平太原時方決策北征左右因言自此取幽州猶熱餼餅耳贊獨曰此餅難餼言者不足信也太宗不從卒無功而還君子謂贊廉暴尚能識此武臣中不可謂無其人也○丙子曲宴近臣於後苑○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上在大名詔調丁夫十五萬脩黃汴河監察御史王濟以為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

濟 齊賢

經度還奏省其十之七宰相張齊賢以河決為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隍陽災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隍陽強災沴為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

真宗 咸平三年



今非太平耶濟曰北有胡寇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濟退而著備邊策十三條以獻於是選官判大理寺上曰且擇當官不回者王濟近數言事似有特操可試之以濟權判大理寺

臣欲陷人於罪皆有深意人君不可不深察也  
登聞院員宗即位多上疏言事命同舊相張齊賢刪定編敕與齊賢爭辨詞氣甚厲至日齊賢為腐儒不知適時之要齊賢再相會選官判大理寺而濟預選未知以議刑失實停官方濟拔擢而齊賢雖有宿憾且無異論坐事停官宰相豈無心也哉烏乎左右之

禮部上合格舉人甲午上御崇政院觀覽入等者賜陳堯咨以下二百七十一人進士及第諸科六百九十七人賜同出身賜宴日以御

書褒寵之上連三日臨軒初無倦怠之色所擢凡千八百餘人其中有自晉天福中隨計者較藝之詳推恩之廣近代所未有也○上以

手詔訪知開封府錢若水備禦邊寇剪滅蕃戎之策若水上言備邊之要有五一日擇郡守二日募鄉兵三日積芻粟四日革將帥五日

明賞罰○夏四月李允則知潭州初馬氏暴斂州人歲出絹謂之地稅及潘美定湖南計屋每間輸絹二三尺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

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二稅茶以三十斤半為定制會歲餽欲發官

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曰須報必踰月則飢者無及矣不聽明年又飢允則請以家貲為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飢民堪

征役者隸軍籍得萬人民列治狀請留詔書嘉獎○知益州牛冕削籍流儋州初張詠自蜀還聞冕代已詠曰冕非撫衆才其能綏輯乎

既而果然○五月虜部員外郎馮亮言饒池江建州歲鑄錢百三十萬貫銅鉛皆有餘羨乃以亮為江南轉運副使兼都大提點江南

福建路鑄錢事○九月置群牧司○王均多為藥矢射中官軍中者必死雷有終募敢死士穴城間道蒙糴乘燧而入悉焚其守具遂克

其城冬十月王均自成都突圍走楊懷忠領虎翼軍追之均窮蹙益死益州平○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修續通典○十一月令常參

官轉對如故事言近許者亦議優容文不上者許其直致○張齊賢與李沆並相情好不協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敷奏多不直致議者以

為踈闊辛卯日南至群臣朝會齊賢被酒上曰卿為大臣何以率下朝廷自有典憲朕不敢私甲午齊賢罷守本官

真宗 咸平三年



趙中令權專任重而能與新進之呂蒙正共事以罪士安德尊望  
降而能與使氣之寇準共政不惟無分朋黨之風抑且盡同寅  
和衷之義而齊賢反與李沆不引與寇準相傾何耶君子可以知  
相業之  
優劣矣

韓  
上  
言  
被  
召

十二月丙寅知兗州韓接上言伏觀近詔舉行轉對在外文武群臣  
未預次對者各許上封奏事臣伏觀先帝自端拱以來益勵精為理  
臣嘗權益鐵判官得與本使上殿奏事一日先帝從容謂臣等曰大  
凡居職不可不勤朕每見殿庭兵卒刺掃一席地汲一瓶水必記其  
姓字夫如是則有以見先帝勤勞庶政片善無遺臣又聞治國者在  
乎遠佞人杜讒口以陛下聰明神智必無驕佚之虞然願罔倦燭幽  
勿使小人乘間而進日謹一日雖休勿休居安念危在治防亂則天  
下幸甚疏奏召接歸闕授史館修撰○初濮州有盜夜入城知黃州  
王禹偁以為國家武備不修故盜賊竊發近輔因奏疏曰太宗時令  
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大郡給二十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  
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疆幹弱  
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宜令並置本城守捉軍士不過三五百人  
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壘繕完甲冑郡國張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  
之虞疏奏上嘉納之

王  
禹  
偁

咸平四年春正月中外官上封事者甚眾詔馮拯陳堯叟詳定  
利害以聞○秘書丞查道上言曰朝廷命轉運使副不惟商度金穀

蓋亦廉察郡縣望自今每使回日先令具任內曾薦舉才識者若干  
奏總貪猥者若干朝廷議其否臧以為賞罰從之○上召西川轉運  
使馬亮入朝雷有終既平賊誅殺不已亮所全活踰千人及至京師  
曾械送為賊所誣誤者八十九人知樞密院事周瑩欲盡誅之亮言  
愚民脅從者眾餘皆竄伏若不貸此反側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  
是滅一均生一均也上悟悉宥之○二月雨自去冬旱上每御蔬食  
憂閔切至是日方臨軒決事雨沾衣左右進盞却而不御○知全州  
陳彭年上疏一曰置諫官二曰擇法吏三曰簡格令四曰省官負五  
曰行公舉○詔學士兩省御史臺五品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上舉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各一人三月兵部尚書張齊賢上言處士種放  
願以備賢良方正之舉乃賜放詔及裝錢五萬令京兆府遣官詣山  
備禮發遣放辭不至○先是三院御史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他官

齊  
賢  
種  
放

真宗 咸平四年



兼領乃詔本司長吏自薦其屬俾正名而舉職壬午以太常博士張  
巽為監察御史從新制也

御史紀綱正自此始蓋監司為外臺御史為內臺外臺之  
風采振而州縣肅內臺之風采振而朝廷肅以內臺而出外則不  
惟侵外臺之權亦無以振內臺之綱也故自太宗令麟運兼按察  
而後外臺正自真宗令御史正名舉職而後內臺正

三月左僕射呂蒙正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向敏中並守本官平章事  
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沆加門下侍郎

宋初國初至是三入相者惟趙普及呂蒙正馬皆未嘗為  
子弟求

恩澤

初乾元曆氣朔漸差詔司天監編新曆曆成賜名儀天○參知政事  
王化基罷為工部尚書以王曰為工部侍郎參知政事馮拯陳堯叟  
並為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薛映梁鼎楊億並知制誥上初欲用梅  
詢宰相李沆素不喜詢言于上曰梅詢險薄用之恐不協群議上曰  
如此則何人可沆曰楊億有盛名上乃驚喜曰幾忘此人召映鼎就  
試翌日與億並命○審官院初引對京官于崇政殿遷秩有差京朝  
官磨勘引對自此始○王欽若使西川還即以欽若為左諫議大

退 晏 政 裁 德 擢 用 奏 旨 相 中 向 敏 正

夫參知政事○上御崇政殿試制舉人得查道陳越王曙○夏五月  
翰林學士朱昂罷為工部侍郎致仕昂有清節淡於榮利初為洗馬  
十五年不遷不以胥意非公事不至兩府上知其素守驟加褒進昂  
累章告老上不得已從之遣使就第賜器幣謂輔臣曰昂侍朕左右  
未嘗以私事干朕今其歸老可給全俸詔本府歲時省問如有章奏  
許附驛以聞又命其子正辨知公安縣使得就養舊制致仕官止謝  
殿門外於是上特延見命坐勞問久之令候秋涼上道復遣中使錫  
宴於玉津園兩制三省儒臣皆預仍詔賦詩餞行恩渥之盛近代無  
比○六月癸卯直集賢院梅詢上言朝廷遣使減省天下冗吏計省  
十九萬五千八百二人請付史館從之

去國初未遠而吏之冗至於十九萬五千餘人何其多耶  
蓋太祖去在京之吏真宗去諸路之吏然自是而後吏愈冗而愈  
不可去矣此識者有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之說也

王禹偁卒上甚嗟悼之禹偁詞學敏贍時所推重鋒氣峻厲以直躬  
行道為已任遇事敢言雖履危困封奏無輟嘗言吾若生元和時從  
事於李絳崔群間斯無媿矣又為文著書師慕古昔多涉規諷以是  
不容於流俗故累登文翰之職尋即罷去焉○秋八月己酉復親

咸平四年



陳亮

劉舉人得丁孫孫僅何亮孫暨入第四等。上觀稼北郊。咸平初太常丞陳堯佐為開封府推官坐言事切直貶潮州通判堯佐至州修孔子廟作韓愈祠堂率其民之秀者使就學時張氏子年十六與其母濯於惡溪為魚所噬堯佐以謂昔韓愈患鱷之害以文投溪中而鱷為遠去今復害人不可不除卒使捕得更為文鳴鼓於市而戮之潮人以比韓愈三歲召還命直史館。九月以劉士玄為尚宮侍

星

數尚宮北宅有侍教自此始。冬十月上語近臣曰近者慶州地再震熒惑犯輿鬼可不恐懼修省知樞密院王繼英曰妖不勝德上曰朕何德可恃同知樞密院陳堯叟曰陛下克己愛民河防十餘溢而不決歲復大稔此聖德格天所致也上曰天不欲困生靈耳豈朕德能感之自此益須防戒。十一月丙子王顯遣寄班夏守贊馳騎入秦前軍與契丹戰大破之戮二萬餘人。十二月時靈州孤危詔群

州

議弃守之宜楊億即日奏以為此虜方黠其財猶豐未可以歲日破也須廢弃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爾上訪於左右輔臣咸以為靈武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州亦不可保上頗然之宰相李沆奏曰若遷賊不死靈州必非朝廷所有莫若發單車之使召州將部分戍卒居民委其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閏十二月甲午以王超張凝領步騎六萬援靈州

靈州

靈州之議當以輔臣之言為是而李沆楊億之言為非蓋綏州不可城靈州不可弃也故何亮上安邊書曰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捨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合而為一二患也異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域既剖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涇儀渭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而為一夏賊桀黠俾諸戎不得貨馬則未知戰馬從何來三患也請築溥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為唇齒與捨靈武何異後韓魏公以亮之言為然

略

咸平五年春正月以張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儀渭鎮戎軍經略使判邠州令環慶涇原兩路及永興軍駐泊兵並受齊賢節度。戊申田錫權幹當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錫奏臣昨見差張齊賢充經略使曾致堯為經略判官鄭文寶為轉運使臣讀孫子兵書云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今未論張齊賢曾致堯鄭文寶等盡知用兵之利害否若盡知利與害動無遺策方可委之經略邊事。三月李繼遷攻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靈州被圍餉



道斷絕孤城危急濟刺指血染奏求救大軍訖不至城遂陷王超等  
 奏班師○上親試進士王曾以下二十八人九經諸科百八十一人  
 並賜及第○夏四月錢若水上言緱州自賜趙保忠以來戶口凋殘  
 今欲復城之用工計百餘萬徒為煩擾絕無所利已罷其役若水復  
 詣闕面陳其事上甚嘉納初若水率眾過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深  
 為戎將所伏上知之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癸酉命田  
 錫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仍遣中使諭旨曰卿每上章疏所司不  
 敢滯留朕皆一一親覽知雜之任朝廷甚難其人故以命卿仍不妨  
 徐徐撰述或有所見即具奏聞○五月乙巳屯田郎中判三司催欠  
 司楊羣上蠲放天下逋欠計八百萬請付史館從之○禮部尚書溫  
 仲舒兼御史中丞以尚書兼中丞自仲舒始○六月工部郎中陳若  
 拙知處州若拙前任京東轉運使被召時三司使缺自謂得之及至  
 授刑部郎中知潭州若拙大失望因對固辭且言嘗任三司判官及  
 轉運使今守湖外反類責降上曰潭州大藩朕為方面擇人所委不  
 在轉運使下輔相舊臣固亦有出典大藩者若拙懇請不已乃追新  
 授告敕而有此命上謂宰臣曰士大夫操修必須名實相副若拙貪  
 進擇祿如此固當譴降朕之用人豈以親疎為間苟能盡瘁奉公有  
 所植立何患名位之不至也

史皇王表

富弼曰帝王之使人不可不度其才度其才而使之不容辭避則  
 命令重矣真宗用郭贄陳若拙守藩郡各辭其任一固遣一責降  
 誠得使人之術帝王任藩郡守若容辭避則急難能使人乎

李繼遷攻麟州知州衛居實屢出奇兵突戰及募勇士縋城潛往擊  
 賊殺傷萬餘人丁丑繼遷拔寨遁去詔以衛居實為供備庫使○秋  
 七月以錢若水為并代經略使判并州上新用儒將未欲使兼都部  
 署之名而其任實同也○丙辰遣使齎詔就終南山召種放赴闕九  
 月種放以幅巾入見于崇政殿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  
 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授左司諫直昭文館  
 ○十月左領軍衛將軍薛惟吉妻柴氏無子惟吉有子安上安民素  
 與柴氏不協柴既寡盡畜其祖父金為謀改適張齊賢安上詣開封  
 府訴其事府以聞下其事於御史獄柴因訟向敏中賤質惟吉故第  
 又嘗求娶已不許以是教安上誣告母且陰庇之上以問敏中敏中  
 言實以錢質安上居第近喪妻不復議姻未嘗求婚於柴也柴訟益  
 急遂并鞠之乃齊賢子宗誨教柴為詞益鐵使王嗣宗素忌敏中因



對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上因面責敏中以不直丁亥  
敏中罷為戶部侍郎齊賢責授大常卿分司西京先是翰林學士宋  
白嘗就敏中假白金十錠敏中斬不與於是白身敏中制書極力詆  
之有云對朕食言為臣自昧敏中讀制泣下侍御史知雜事田錫

言臣觀近敕戒勸大臣謂其不守廉隅多置貨產祿厚而不知耻者  
尚懷慷慨官崇而能自省者豈不憂慙斯乃陛下正之以止足之訓  
詞責之以貪饕之顯過入訪聞密院中書政出吏胥只檢舊例樞相  
商議別無遠謀戎夷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  
若且任用則不失尊富貴若令罷免則不過歸班行臣下得優逸而

君上但焦勞勞逸失於尊卑實為倒置也故陰陽不順水旱不調法  
令滋章盜賊多起尚率京城父老與百辟千官五度十章請加尊號  
賴聖君英睿以為天不可欺御劄丁寧示以志不可奪必斷來表深  
愜群情由是見宰相以甘言佞上求聖知不以國計軍機為己任若

加以水旱之災乘以戎狄之患不知在廟堂者用何智略總軍兵者  
作何籌謀○十一月辛丑享太廟壬寅合祭天地于圜丘因詔三司  
非禋祀所須並可減省於是省應奉雜物十萬六千功九萬九千○

丙午大雪上謂宰相呂蒙正等曰昨郊祀之際重陰變晴今茲成禮  
又獲嘉雪豐年可期矣○十二月以宰相呂蒙正李沆並兼門下侍  
郎舊制三師三公左右僕射平章事並兼兩省侍郎先是學士宋白

梁周翰草二相加恩制書遺忘舊制既而上問白等不能對第請改  
正宋白等各罰一月俸○田錫上言陛下自纂承大位五年于茲矣  
儲闈未建典冊不行宜速以宗社求寧為大本人心預定為遠圖也

咸平六年二月辛卯朔田錫言臣伏觀去秋已來霖雨作沴水  
潦為災雖聞檢覆實知適從今國家為少缺軍兵防備邊戍遂於曹  
單宋毫陳蔡汝穎之間點集鄉村揀選強壯得五七萬人訪聞始降  
宣命指揮只令在本城防守及至奏聞都數並即抽赴京師何以如

此失信令下民寧無怨望以災殄之餘寇盜若起適足為戎狄之利  
有勞宵旰之懷○夏四月去歲以義軍分隸州兵之籍於是命張延  
禧料簡得萬二千餘人立為神銃神虎指揮常加訓習焉○丙子契  
丹入寇定州行營都部署王超逆戰于望都縣副部署王繼忠常以  
契遇深厚思戮力自效李陞下驛馬馳赴士皆重創殊死戰至白城  
陷於虜○成都關守朝議難其人上以張詠前在蜀為政明肅勤於



張

安集遠民便之甲申加詠刑部侍郎充樞密院直學士知益州民間詠再至皆鼓舞自慶○五月上以王繼忠實戰死丁酉贈繼忠大同節度使兼侍中錄其子懷節懷敏懷德望都失利上語近臣曰頗聞有臨陣公然不護主帥引眾先遁者乃命劉承珪李允則馳驛按問

張

李福坐削籍流封州王昇決杖配隸瓊州自望都失利上日訪禦戎之策因合兩府會議或請合鎮定高陽三路兵據衝要或請令三路分兵扞禦或請以鎮定兩路兵陣於州之北又徙高陽兵於寧遠軍仍別設奇兵於順安軍控扼發強壯備城彌縫其缺上總覽而裁定

張

之六月己未朔內出陣圖示輔臣曰鎮定高陽三路兵悉會定州寇來堅守勿逐俟信宿寇疲則鳴鼓挑戰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虜軍五千騎屯保州五千騎屯北平寨使其腹背受敵又兵八千屯寧遠軍五千屯汧州扼東西路又曰任人擇才頗亦難事朕必就其所長而用之魏能性剛張銳善孰故使佐能孫全照好陵人取其

張

常所保薦者與同事韓守英素無執守當使闡承翰代之承翰雖無武幹然亦勤於奉公也其它選用悉皆類此○先是三司各置使丁亥始并為一使命寇準充三司使兼置副使○以陳恕為尚書左丞

張

知開封府如在三司前後踰十餘年究其利病條例多所改創其從他官也嘗薦寇準可用及準至三司即檢其前後所改創事類為方冊其曉諭榜帖悉以新板別書齎詣恕第請署恕一一為署之不復辭準拜謝去故三司多循恕舊貫自準始也○秋七月復并三司益

張

鐵度支戶部勾院為一○九月司空平章事呂蒙正凡七上表求退甲辰罷為太子太師封萊國公○是秋募近京強壯補禁衛詔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閱習陣勢○冬十月靜戎軍王能奏於軍城東新河

張

之北開田廣袤相去皆五尺許深七尺狀若連鎖必能限隔戎馬詔靜戎順安威虜界並置方田鑿河以遏胡騎○錢若水卒若水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上甚悼惜之贈戶部尚書謚宣靖○詔監司之

張

職刺舉為常頗聞曠官怠於行部將何以問民疾苦察吏否臧自今諸路轉運使令徧至管內按察○光祿寺丞李永錫奉禮郎王嘉祐坐交遊非類並責監酒稅嘉祐禹偁子也平時若愚騷獨寇準知之

張

準知開封府一日問嘉祐曰外間議準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為相為相則譽望損矣準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



學之異

田錫

葉

葉

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以太平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準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甲寅有星孛于井鬼大如杯色青白光芒四尺餘凡三十餘日没上曰朕德薄致茲謫見大懼災及吾民密邇誕辰宜罷稱觴之會以答天譴○十二月辛未史館修撰田錫卒錫耿介寡合嚴恭好禮慕魏證李絳之為人及居諫署直言時政得失嘗曰吾封疏五十二奏皆諫臣任職之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責直耶悉取焚之臨終自作遺表上覽之惻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乎若此諫官誠不易得朝廷小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

東坡嘗序其奏議曰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已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興國以至咸平可謂大治千載一時而田公常若有不測之憂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所甚懼也

戊寅德音赦天下死罪降一等流以下並釋之除二年逋租癸巳上

釋囚

親閱逋負名籍釋繫囚囚千一百六人蠲物八萬三千於是將肆赦改元或謂蠲放逋債減除率斂其數頗多三司必以恩澤太濫虧損國計為言上曰非理害民之事朝廷決不可行吝於出納固有司職也要當使斯人實受上賜○甲申日加午雷暴震司天言占主國家發號布德未及黎庶上謂輔臣曰豈所議赦書小惠未遍上天以雷

警朕耶

朕耶等皆盡心講求之  
景德元年春正月朔大赦改元○京師地震癸卯夜京師地復震丁未夜京師地復震上謂宰相李沆曰坤道貴於安靜京師大眾所聚而震動若此皆朕聽覽不明所致夙夜內省中外之政敢不盡心但慮命令之出或有枉撓沆頓首引咎○李繼遷之陷西涼也都首領潘羅支偽降繼遷受之不疑未幾羅支遷集六谷蕃部反者龍族合擊之繼遷大敗因中矢死其子阿移嗣位改名德明二月請降乃賜詔招諭○夏四月邢州言地震不止○六月上密采群臣之有聞望者得邊肅鞠仲謀朱協郝太冲李文馬景何亮周絳謝濤衛太素陳昭慶高端高謹徽趙湘張若谷姜嶺皇甫選滕涉陸玄圭李奉天崔遵度曹度陳越凡二十四人內出其姓名令閣門祇候崇政殿



蘭 其 蘭 人 物 李 沆 卒 李 沆 卒 李 沆 卒 李 沆 卒

再坐引對外任者乘驛赴闕每對必往復納繹其詞氣或試文藝多  
帖三館職或命為省府判官或升其差使焉好事者因號越等為二  
十四氣以比唐修文館學士四時八節十二月之數云

**三載**考績岳牧皆預歲終廢置群后咸在後世徒鐵悉於  
小吏而開畧於公卿大夫今罷郊禮之恩而行磨勘之法於選人  
則率孤寒無援之人而擢之京官其寬於小而嚴於大可知至於  
採聞望而用人則又不待行考課之法此又真宗之微權也

秋七月先是上召翰林學士梁顥夜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顥曰晁  
迥篤於詞學盛玄敏於吏事上不答徐問曰文行兼著如趙安仁者  
有幾顥曰安仁才識兼茂體裁凝遠求之具美未見其比也既而顥  
卒以安仁為翰林學士○丙戌右僕射平章事李沆卒年五十八上  
再幸其第哭之慟謚文靖上之初即位也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  
之叅知政事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  
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  
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時西北用兵邊奏日聳旦慨然  
謂沆曰安得企見太平吾人當優游燕息乎沆曰國家強敵外患適  
足為警懼異日天下晏然人臣率職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上雅

景德元年

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上  
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李夷庚等是矣上深然之故終上之世此  
數人輒不進用在中書未嘗密進封章上嘗詢其故沆曰臣備位宰  
相公事當力言之苟背同列密有所啓此非讒即佞臣實嫉此事沆  
重厚淳質退朝輒終日危坐未嘗問家事對賓客尤寡言第嘗乘  
間勸沆稍屈意接納士大夫沆曰吾非不知此也然今群臣皆得升  
殿言事封章論奏吾悉見矣至於西北大計薦紳中如李宗諤趙安  
仁皆一時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  
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取希寵獎此又何足與乎苟免強酬答  
則世所謂籠罩之事吾未能也沆自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四方  
言利事者未嘗一施行聊以此報國耳嘗喜讀論語或問之沆曰為  
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終身誦之可  
也○戊子陝西轉運使言西面沿邊諸州於保毅軍內簡集成振武  
軍四十指揮上曰朕詢于知兵及詳練邊事者皆云自此立軍邊聲  
頓振戎人畏懼不敢侵寇矣○李沆死中書無宰相上意欲擢寇準  
乃先置宿德以畢士安為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士安入謝上曰未也

景德元年



行且相卿誰可與卿同進者士安因言准資忠義能斷大事上曰聞  
 准剛使氣奈何士安曰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  
 梁未服若准者正宜用也不閱月遂與准俱相○光祿少卿宋雄監  
 河陰屯兵雄習河渠利害因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濟江淮漕運居  
 十數年二遷將作監不易其任職務修舉朝廷賴焉○八月己未以  
 參知政事吏部侍郎畢士安三司使兵部侍郎寇准並依前官平章  
 事是時契丹多縱游騎剽掠深祁間小不利即引去倘伴無聞意准  
 曰是徂我也願朝廷練帥領簡驍銳分據要害地以備之○宣徽南  
 院使知樞密院事王繼英為樞密使同知樞密院事馮拯陳堯叟並  
 為簽書樞密院事樞密直學士工部郎中劉師道權三司使公事自  
 後三司除使多用此制○知壽州陳堯佐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而  
 吏民皆爭出米 其活數萬人堯佐曰吾非行私惠蓋以令率人不  
 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先是石保吉求兼相印上以問李沆沆  
 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驟據台席恐騰物議上他日詢之執  
 奏如初其事遂寢及沆卒丙子以保吉為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  
 九月上謂輔臣曰累得邊奏契丹已謀南侵朕當親征決勝卿等共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議何時可以進發畢士安曰陛下已命將出師委任責成可也必若  
 戎輅親行宜且駐蹕澶淵寇準曰大兵在外須勞聖駕暫駐澶淵進  
 發之期不可稽緩上每得邊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  
 之事雖屬樞密院蓋中書總文武大政號今所從出鄉者李沆或有  
 所見往往別其機宜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參利害勿以事干樞密院  
 而有所隱也因言樞密之地尤須謹密漏禁中語古人深戒若與同  
 列及樞密彰不協之迹則中外得以伺其間隙實所非便卿等志之  
 ○閏九月契丹主與其母舉國入寇其統軍韃覽引兵掠威虜順安  
 軍魏能石普等帥兵禦之能敗其前鋒又攻北平寨田敏等擊走之  
 又東趣保州攻州城不利而北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合勢攻定州  
 王超陣于唐河其輕騎俄為我裨將所擊乃帥眾東駐陽城淀先是  
 寇准已決親征之議王欽若以虜寇深入密言於上請幸金陵陳堯  
 叟請幸成都上復以問准時欽若堯叟在旁準心知欽若江南人故  
 請南幸堯叟蜀人故請西幸乃陽為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  
 可斬也今天子神武而將帥協和若車駕親征則虜自當遁去不然  
 則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勞逸之勢我得勝等矣奈何欲委

真宗 景德元年



命曹  
利用  
使勇

弃宗社遠之楚蜀耶上乃止二人由是怨準欽若多智準懼其妾有  
關說疑沮大事圖所以去之會上欲擇大臣使鎮大名準因言欽若  
可任乙亥以欽若判天雄軍府兼都部署初王繼忠戰敗為虜所獲  
虜即授以官繼忠乘間言和好之利時虜雖大舉深入然亦遣李興  
等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達關下上發視之遂  
以手詔令石普付興等賜繼忠繼忠欲朝廷先遣使命上未許也冬  
十月繼忠得上手詔即具奏乞早遣使議和好丙午上命樞密院擇  
可使虜者王繼英言殿直曹利用自陳儻得奉君命死無所避乃授  
利用閤門祗候假崇儀副使奉契丹主書以往又賜繼忠手詔○已  
酉初置龍圖閣待制○契丹抵瀛州城下晝夜攻城知州李延澤率  
州兵拒守發礮石巨木擊之死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竟弗能克乃  
遁去十一月車駕北巡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有和  
解之象曹利用至天雄孫全照疑虜不誠勸王欽若留之虜既數失  
利復令王繼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頓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上  
因賜繼忠手詔又以手詔促利用行上駐蹕韋城群臣復有以金陵  
之謀告上宜且避其鋒者上意稍惑乃召寇準問之準曰今虜寇迫

宋史五十一

十六

近四方危心河北諸軍日夜望變輿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  
萬眾瓦解虜乘其勢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上意未決準出遇殿前  
都指揮使高瓊所奔問謂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  
武人誠願効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入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  
盍試問瓊等遂申前議詞氣慷慨瓊仰奏曰寇準言是且曰隨駕軍  
士父母妻子盡在京師必不肯弃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願陛下亟  
幸澶州臣等効死虜不難破上意遂決甲戌晨發左右以寒甚進貂  
裘絮帽上却之曰臣下暴露寒苦朕獨安用此耶是日次南城以驛  
舍為行宮將止焉寇準固請幸北城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懼虜  
氣未懼非所以取威決勝也高瓊亦固以請馮拯在旁呵之瓊怒曰  
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虜騎充斥如此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耶  
即麾衛士進輦扣陛上遂幸北城既至登闌樓張黃龍旗諸軍皆呼  
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虜相視益怖駭曹利用自天雄赴虜寨  
共議和好事議未決乃遣杞持國主書與利用俱還十二月杞入對  
其書書復以關南故地為請上曰朕守祖宗基業不敢失墜所言歸  
地事極無名必若邀求朕當決戰爾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倘歲

澤  
州北  
城  
虜求  
關南  
故地

皆不示



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其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茲事可也上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財則宜許之○是日日食德博州並言契丹已移寨東北去臨河觀城縣民石興等自虜寨逃歸具言虜師撻覽中矢死曹利用與韓杞至虜寨虜復以關南故地為言利用輒沮之且許遺絹二十萬死銀一十萬兩議始定虜言國主年少願兄事南朝甲申利用與其右監門姚東之持國主書俱還丙戌命李繼昌持誓書與東之俱往報聘利用之再使虜也面請歲賂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准召至語之曰雖有教旨汝往所許不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當斬汝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入見行宮上方進食使內侍問所賂利用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白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及對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不覺喜甚故利用被賞特厚戊子作回鑾詩命近臣和上曰北狄自古為患儻思平憤恚盡議殲夷則須日尋干戈或有勞費今得其畏威服義息戰安民甚慰朕懷時王超等逗撓無功唯有終赴接威聲甚振河北列城賴以雄張云甲午車駕發澶州李繼昌至虜帳

卷之五十一

群情大感悅館設之禮益厚即遣其西上閤門使丁振奉誓書來上戊戌車駕至自澶州寇準在澶州每夕與知制誥楊億痛飲謳歌諧謔喧譁達旦上使人覘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乎既而曹利用與韓杞至行在議和準初欲勿許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戎且生心矣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趣分軍事或違上旨及是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上笑而勞焉

○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為南北矣然寇萊公豈為孤注

之計哉觀契丹之入寇也掠威虜安順軍則魏能石普敗之攻北

平寨則田敏擊走之攻定州則王超等拒之圍嵐竒軍則賈宗走之寇瀛州則李廷渥敗之攻天雄則孫全照却之抵澶州則李繼隆禦之兵將若此則親征者所以激將士之用命然所謂親征者在景德行之則可而議者常情康時有請用真宗故事則不可蓋親征之行必兵強可也財富可也將能擒敵可也若此則分畫明紀綱修法度正一有不然而委人主以危事曰天子所在兵無不勝此書生之虛論可言而不可行也寇準之功不在於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問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海亦無靖康之禍矣我宋之安景德之役也靖康之役亦景德之役誤之也景德王師一動而誅黠貳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胡虜之不渡河景德不戰而和欲和者虜也遂



使靖康坐視虜之深入而獨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詔邊郡無  
邀虜歸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虜人議割五口之三鎮而德繼虜  
不追其守不足以爲謀其和不足以爲信其繼不足以爲德律之  
言至是驗矣

臣等

○景德二年春正月朔大赦○上以河北守臣宜得有武幹善鎮  
靜者命馬知節知定州李允則知雄州知節先在鎮州方虜犯塞民  
相携入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錢者斬俄而竊童兒錢二百者即戮  
之自是無敢犯者每中使賫詔諭邊郡知節慮爲虜所掠因留之募  
捷足間道而行以達詔旨會發澶魏邢洛等六州軍儲赴定州水陸  
並進時兵交境上知節曰是資虜也因止只諭郡縣凡公家輸輦之物  
所在納之虜欲剽劫皆無及車駕幸澶淵大將王超擁兵屯駐定州  
逗留不進知節屢諷之超不爲動復移書請讓超出兵猶辭以中渡  
無橋徒涉爲患知節先已命工度材一夕而具上聞之手詔褒美○  
省河北諸州戍兵十之五○二月遣使賀契丹國母生辰○三月上  
親試進士李迪以下二百四十六人特奏名五舉以上二百一十一人

諸科得九經以下五百七十人特奏名二禮以下七十五人上謂宰相曰迪所試最優李諮亦有可觀聞其幼年母爲父所弃歸舅族諮日夕號泣求還其母乃至絕董如以禱祈又能刻苦爲學自取名級亦可嘉也先是迪與賈邊皆有聲場屋及禮部奏名而兩人皆不與考官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邊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參知政事王曰議落韻者失於不詳審且捨注疏而立異論輒不可許恐士子從今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初安陽人陳貫喜言兵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貫上書言前日不斬傳潛張昭遠使瓊輩畏死不畏法令不嚴其制後當益弛請立法凡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同軍衄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留論如此罰明而士卒厲矣上嘉納之將召試學士院執政謂瓊等已即罪議遂格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於是貫幸進士試殿庭得同出身上識其姓名曰是數言邊事者擢置第二等賜及策○夏四月王欽若累與寇準不協還自天雄再表求罷乃置資政殿學士以欽若爲之仍遷刑部侍郎○五月宣徽院使雷有終僮儻自任能撫士卒

集註

景德二年



萬

寡獨不足則傾私帑給之家無餘財歷數月空身後猶不啻百萬○殿前都憲侯張凝忠勇好功名善訓士空賞賜甚厚多以稿師京師無居第上嘗與近臣論將帥曰選用武臣實難倘未嘗更歷則不能周知其才太宗所擢其衆而優待者唯凝與王斌王憲等數人每賜與絕殊倫輩乃知先帝知人之明也於是凝卒上甚惜之○詔邊民應募為弓箭手者給以境內閑田永蠲其租○庚申上親試進士范昭等五十一人諸科一百九十八人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益年十二皆以俊秀聞特召試殊試詩賦各一首益試詩六篇殊屬詞敏瞻上深歎賞宰相寇準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進益上曰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豈限遐邇如前代張九齡輩何嘗以假陋而弃置耶乃賜殊進士出身益同學究出身後二日復召殊試詩賦論殊具言賦題嘗私所習上益愛其淳直改試他題既成數稱善擢秘書省正字祕閣讀書仍命直史館陳彭年視其所學及檢察其所與游者○詔自今諸州官吏靈活得人命者並理為分績○六月上謂輔臣曰殿前司兵及禁兵老疾者衆蓋久從征戍失於簡練比因抽移至京師雖量加閱視亦止能去其尤者今多已召

還

還宜精加選擇雖議者恐其動衆亦當斷在必行第以北虜請盟西戎納款若即行此則軍旅之情必謂國家便謀去兵惜費不若先從下軍選擇勇力者次補上軍亦可鎮厭浮言使衆不惑也其老疾者俟秋冬遊簡將臣令悉鬼去之○秋七月詔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才任邊寄等科

漢置賢良科四百許得一董仲舒而已唐置賢良科二百年得一劉蕡而已我朝此科多得大才其後也廢賢良而置宏詞惜哉

益

益州將吏民庶舉留知州張詠詔褒之始車駕北征詠慮遠夷乘隙為變欲出奇以勝之因取盜賊之尤無狀者磔死於市衆皆懾服每訊牒便文久不得判詠率爾署決莫不允當蜀中喜事者論次其詞

安

也○冬十月吏部侍郎平章事畢士安卒車駕即臨哭謂寇準等曰士安善人也○十一月丙辰享太廟丁巳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上自散齋即進蔬茹禮畢御樓始飲酒焉○以王欽若為兵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



守侍

王欽

若害

寇準

羅籍

周伯

畫

因十景德二年春正月始置常平倉於京東西河東陝西江淮兩浙計戶口量留上供錢自千貫至二萬貫令轉運使每州擇清幹官主之專委司農寺總領三司無得輒用大率萬戶歲餘萬石止於五萬石或三年以上不經糶則回充糧廩別以新粟補之○二月權三司使丁謂等言唐諸州長史職當勸農乃請少卿監刺史啓門使已上知州者並兼館內勸農使餘及通判並兼勸農事諸路轉運使副並兼本路勸農使詔可勸農使入街自此始○馮亮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鹽兼都大發運使都大發運使司自至道末省之及是復置○契丹既和寇準頗矜其功上待準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上目送準欽若因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為其有社稷功邪上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猶耻之澶淵之舉是盟於城下也其何耻如之上愀然不能答由是上顧準稍衰準在中書喜用寒峻每御史缺輒取敢言之士他舉措多自任嘗除官同列屢自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不肖也因卻而不視戊戌寇準能為刑部尚書以王曰為工部尚書平章事旦入謝上謂曰寇準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無大所上能其重柄庶保

終吉也既而命準出知陝州已亥馮拯為兵部左丞陳堯叟為兵部侍郎並知樞密院事趙安仁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韓崇訓馬知節並簽署樞密院事○四月命使六人巡撫益利梓夔福建等路所至存問父老踈決繫囚按察官吏能否民間利害以聞時屯田員外郎謝濤使益利路及還舉所部官二千餘人宰相以為多濤乃歷陳其治狀且願連坐奉使舉吏連坐自濤始○五月朔司天言日當食上避正殿既而陰翳不見上語宰相曰此非朕德所致但喜分野之民不被其災耳○司天奏周伯星見群臣上表稱賀知雜御史王濟曰瑞星實符聖德然唐太宗以家給人足豐年為上瑞臣願陛下日謹一日居安慮危則天下幸甚上嘉納之○趙德明遣其兵馬使賀永珍來貢馬○六月知制誥朱巽上言朝廷命令不可屢改自今更張法制者請先付有司議其可否苟因辨是非一切頒布恐失謹重之道上謂宰相曰此其識治體卿等志之○秋七月知益州張詠歲滿以任中正代之在郡凡五歲遵詠條教人用便之宰相王旦初擬中正代詠議者多云不可上亦詰旦曰非中正不能守詠規矩他人往往妄有變更矣○八月上謂王旦等曰凡



裁處機務要當知其本末朕每與群臣議事但務從長雖言不盡理亦優容之所異盡其情也○九月御崇政殿親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錢易石待問並入第四等○丁卯趙德明遣劉仁勗來進誓表請藏盟府且言所乞回圖及放青蓋之禁雖宣命未許然誓立功効異為異日賞典也又十月朔以趙德明為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

朕常深以為戒至於班秩賜與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日等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內侍史崇貴嘗使嘉州還言有知縣王姓者貞濁有佐官名昭度者廉幹之權為知縣上曰內臣將命能探善惡固亦可獎然以其密侍為禁便爾賞罰外人未為厭伏當須詳擇仲審察之

○人主聽納不可不謹若容片言之欺小則係一人之榮辱大則係天下之利害安危可不謹哉謹之之術雖在防微防微之術莫若左右之言不及也真宗不以一內侍臣言進退官吏聽納之道謹之至矣

○又置國子監武成王廟○三月以曹瑋為西上閣門使賞其扞邊之功也瑋在戰小捷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還虜兵去數十里聞瑋之瑋行愈緩得地利處乃止使人謂之曰番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良久瑋又使人謂之曰賊定可拒矣一戰大破虜師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

其後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一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四月宰相王旦因事言雖有權

地益謀利為攻煩擾持其上曰此特官吏務貪勞績不恤民困也閔之乃詔三司以一年中等之數立為定額自今中外勿得

更議增課以圖恩獎○五月上與輔臣言及朝士有交相去薦者士曰曰人之情為固亦難知或言其短而意在薦揚或稱其能而情實

排抑唐劉仁軌嘗怒李敬玄異已乃稱去者將帥才而敬玄卒敗軍事上曰若然則險偽之輩世所不能絕也○戊申詔以鼓司為登聞鼓院登聞院為登聞檢院諸人訴事先詣鼓院如不受詣檢院又不受即判狀付之許邀車駕上謂王曰曰車馬每出詞狀紛紜泊至披詳無可行者故有此更置焉○乙丑詔曰有上封而論事輒之留中而無名多涉巧誣頗彰欺誑自今文武群臣表疏不得更之留中事

論情 偽難 知 定 竒 獲 定 權 清 統



涉機要許上殿自陳如或舉奏官文能不可亦須明上封章當行覆驗  
 先是上謂王旦曰臣僚升殿奏事劄子有不列已名請留中者皆言  
 人之短發人之私苟偏聽之即不可信若顯行之又重違其意比令  
 杜鎬陳彭年檢上封密諫故事可著條約并警有位令各舉其職乃  
 降是詔○是月初置雜賣場○閏五月御崇政殿試賢良方正陳絳  
 史良夏竦先是上謂辛巳曰六經之旨聖人用心今策問且用經義  
 參之時務因命兩制各一策問擇而用之絳竦所對入第四以等○  
 六月司天言五星當聚彗火既而近太陽同時皆伏按占一五星一  
 敢一五光者猶法法之明也望付史官以彰殊事從之○庚  
 王以五星聚東井慶雲見奉表稱賀詔付史館○是月徙居  
 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嘗有僧暮過村民家不寄上主人不許  
 由求寢於門外車箱中夜有盜入其家自墻上往婦人并一囊衣  
 去僧見之遂亡去走巷草間勿墜簪并則婦人為之執其  
 中矣明日主人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以投  
 之投井中暮夜失足亦墜井獄成獨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  
 數四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店媪問之曰

僧某者其獄如何吏給之曰昨日已答

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犯也吏曰其人安在媪指示其舍

案問其服乃得其贓府咸以為為神○初知有川劉

二月乙卯軍校陳進山衆怒鼓譟殺承規及堆官

平王甲戌詔曹判用張煦張從十張繼能薛結

能束身歸者止放○黎龍廷以稱權安南靜

辛巳授龍廷節度使交趾郡王賜名宗忠

走王○復置○授點刑獄官仍以使臣副之○八

牧制也改命在元惠奉賜孔子四十六世孫聖佑同其

佑証世且孫也○賜圖明學士以杜鎬充職○九月

利用等以大軍趨救陳淮○十錢師○賊圍○軍持  
 斧破其標牌內侍史崇貴於小入呼曰賊走矣遂之賊心  
 潰盧成如擊其族來降遂盡其首置○十殿中侍御史趙  
 湘請封祥上拱揖不答王巨等禮曠廢已久若非聖朝承  
 平豈能振舉初王巨等以城下之明聖允準上自是常快快他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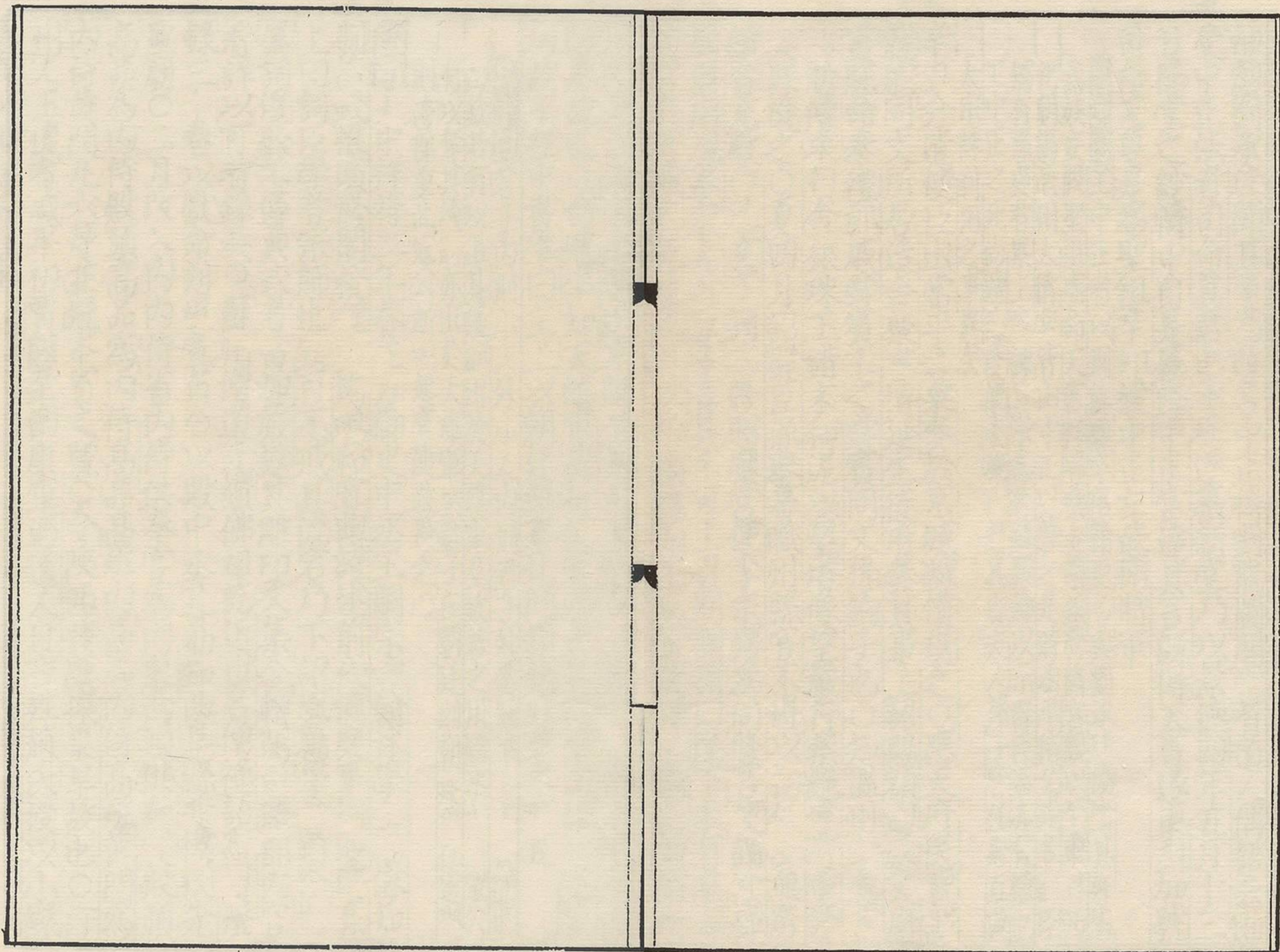
河東江淮兩浙荆湘福建廣南路皆大給米斗錢七八○冬十月詔以王嗣宗攝御史大夫為老制各依周禮攝中丞為副使所經州縣採訪民間不便事并市物之煩車服權衡度量不如法者舉議制禁之有等才異行隱淪不仕者論其為長論其為寡獨不存者常賑恤官吏政尤異者其善者不守廉隅者其惡者亦不  
 丙午 癸○司天言五生順 同色○辛卯上發京  
 大 配命群官 方帝諸神于封祀壇儀衛  
 帝 子禪祭宗 社首山如封祀之儀甲  
 即獨言疏令 陛下一人耳臣等在道未嘗  
 節言是言誠如節之言○十一月朔  
 土有司定儀 肅揖上再拜上製贊刻石廟中  
 宣王又追謚齊太公曰武成 十月又公曰文  
 自泰山○十一月詔江淮發運轉運

早先是江淮米悉運送京師至是司天監言 湯楚之當水旱為沴防患故也○命寇準知天雄軍契丹使嘗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治重國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君子內則小人外則君子外當寇準二十  
 有以奪其議則亦出於天雄軍然君子在朝廷則朝廷則朝野  
 則邊郡重此寇公所起虜使敬畏之心

大中祥符二年春 御史中丞王嗣宗言翰林學士  
 制詞或惟演祕閣校理 鈞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詞涉  
 上曰詞臣學者宗師也豈可不戒其流宕乃下詔風厲學士  
 屬詞浮靡不遵典式者 由加嚴譴其雕印文集令轉運司擇部內官  
 看詳以可者錄奏○蘇州僧道元續佛祖訖近世名僧禪語  
 錄三卷以獻命刻板宣布○以殿中丞孔勗知曲阜縣兼檢校先

聖廟○二月改入內侍省內侍供奉官為內東西頭供奉 殿頭  
 高品為內侍殿頭高品為內侍高品高班內品為內侍高班黃門為  
 內侍黃門凡六等並冠本省之號○令陝西發廩振糶旱故也○汀  
 州人王捷者咸平初賈販至南康軍遇道人自言姓趙氏授以小錄







神劍劉承珪聞其事為改名中正得對龍圖閣常有道人偶語云即受中正法者司命真君也承珪遂築新堂乃以景德四年五月十三日降堂之紗幘中自是屢降中正常達其言既得天書遂東封加號司命天尊是為聖祖辛卯授中正左武衛將軍

**日原**王中正者以刑餘黜卒落籍更名與劉承珪協其奸恣為妖妄假聖祖虛命天書祥瑞藥金藥銀營繕宮觀以至東封西祀朝謁亳州太清宮皆由中正以啓之是時承平稍久廷多言臣獨有原爽者累上疏諫真宗為者解疑論以示群臣蓋亦有謙也王中正之死尚贈祭度使妻施氏封吳郡夫人諸子比任殿直與

太宗誅利用之事異矣

辛卯分遣使臣出常平公粟麥於京城減價糶之○應天府民曹就戚同文所居造舍聚書博延生徒府奏其事上詔賜額曰文獻書院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舜賓同文孫綸子也○知温州王績者充數○己亥丁謂為修昭應宮使李宗諤為同修宮使謂以勞績著充數○夏四月詔群臣保舉幕職州縣官不得以初任無勞

國財用規摹宏大近臣多言其不可上召問謂謂曰陛下未有皇嗣建宮於宮城之乾地正可以祈福既而王且各疏諫上諭之如謂所對曰遂不敢復言○詔自今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所舉官如進改後五年無過有勞幹者并舉主特加酬獎先是上謂宰臣曰舉官

犯職則連坐而舉得其人者賞亦不及非所以勸也故有是詔○五月朔詔近封孔子弟子充公顏回為國公費侯閔損等九人為郡公成伯魯參等六十二人為列侯宰相群官分撰贊○乙亥林特劉承

珪李溥上編成茶法條貫二十三冊○六月知制誥王曾上疏言就嚴誠之北隅啓列真之秘宇式昭不應特建嘉名功極彌年費將鉅萬臣以為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為伏望損彼規模減其用度止

敦朴素無取瑰奇惟將之以誠明仍重之以嚴潔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費之資節儉為要○上御崇政殿親試賜進士梁固等二十六人及第同出身者三人諸科四十八人同出身日六人○秋七月特

置糾察在京刑獄司命知制誥周起侍御史趙鼎領之○戊寅詔封玄聖文宣王廟配享先儒魯史左丘明等十九人爵為伯○八月上禁銷金嚴甚還自東封杜氏乃服以迎車駕上見之怒遂令出家為道士由是天下無敢犯禁者○九月先是上謂王曰等曰朕在東宮讀尚書凡七遍論語孝經亦皆數四今宗室諸王所習惟在經籍昨



諸葛

建天

張

嚴

察

新造

漢

讀

賈

刑

獄

官

刑

獄

官

刑

獄

官

刑

獄

官

刑

獄

官

刑

獄

官

刑

奏請尚書第五卷此甚可喜也於是召寧王元倓等赴龍圖閣觀書

目上諭之曰宮中常聽書習射最勝他事元倓曰臣請侍講張頴說

尚書間日不廢弓矢因陳典謨之義上喜甚乃詔每講日賜食○是

秋京西河東陝西江淮荆湖路鎮定益梓邛密等州言豐稔京師粟

斗錢三十○十月甲午詔諸路州府軍監關縣擇官地建道觀並以

天慶為額○十一月甲子詔諸路官更有蠹政害民下鞠得實本路

轉運使提點刑獄官不能舉察者論其罪上嘗謂宰相曰為國之要

在乎賞當其功罰當其罪不任情於其間則賞罰必當懲勸必行萬

方必理和氣必生自然天地降祥四方無事以此思之可不戒乎

○天中祥符三年春閏二月甲寅冬官正韓顯符造銅候儀成并

上所著經十卷其制則大唐李淳風及一行之遺法云○己未河北

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諸軍歲給帛七十萬當春時民多匱乏常微

貸於豪右方納稅租又償逋欠以故工機之利愈薄請官預給帛錢

俾及期輸送民既獲利官亦足用詔從之仍令優與其直其後遂推

其法於天下○三月上謂王曰等曰自北鄙修好疆場不聳朕居安

慮危罔敢暇逸嘗著文自警置之座右乃出貴廩食吟軫田園吟慰

農歌自戒箴以示旦等○己亥上謂宰相曰刑獄之官尤須選擇朕

常念四方獄訟若官非其人寧無枉濫且單弱之人不能披訴朝廷

無由知之○上作念邊詩賜近臣和○上謂輔臣曰將帥才難今文

武中固亦有人蓋不經戰陣無由知之雖天下無事然兵不可去戰

不可忘古之道也馬知節曰將帥之才非可坐而知之願臨事機變

如何耳○夏四月陳彭年上奉詔纂歷代帝王集二十五卷上作序

名辰章集○時京師竹有華司天言王歲不登上曰數歲豐稔物價

甚賤但小民不能愛惜飲食之餘多所棄擲宜令開封府嚴禁之○

詔自今每年終翰林學士已下常參官並同罪舉外任京朝官三班

使臣幕職州縣官各一人如年終無舉官狀當行責罰轉運使提點

刑獄官知州通判舉部內官屬不限人數以次年二月二十五日已

前到京如有違限當依不申考帳例坐罪三司使副即舉奏在京掌

事官京朝官使臣仍並令中書置籍常以五月一日進內○是日後

宮李氏生子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上謂起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

不知也上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李氏杭州人

初入宮侍劉滄儀莊重寡言上命為司寢既有娠從上臨砌臺玉似

真宗 大中祥符三年



墜心惡之上私卜叙完當得生男子左右取叙以進殊不毀上喜甚

已而果生子是為仁宗○甲午詔獎知益州任中正轉運使言吏民

列狀願借留之也中止及劉綜等皆以善政聞上謂輔臣曰藩方重

地切在得人朝行中亦難其選自今須歷方面始可擢為大官卿等

志之○環州高繼忠言趙德明雖稱藩然頗不遵誓約上謂宰相曰

方今四海無虞而言事者謂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武也王曰曰止

戈為武佳兵不祥之器祖宗平一字內每謂興師動眾皆非獲已今

柔服異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六月翰林學士邢昺被病上

親臨問故事非宗戚宰相無省疾臨喪之行惟昺與郭贄以恩舊特

用此禮儒者榮之○秋七月置龍圖閣學士以直學士杜鎬為之待

制陳彭年為直學士○賜大理評事蘇耆進士及第耆易簡子宰相

王曰女婿也耆先舉進士及唱策格在諸科陳堯叟為上具言之上

顧問曰曰却立不對耆曰願且修學既出堯叟謂曰曰公一言則耆

及第矣曰笑曰曰為宰相自薦親屬士子盈庭得無失體堯叟愧謝

曰乃知宰相真自有體於是耆獻所為文召試學士院故有是命○

九月杖殺入內高品江守恩守恩違制市青由私役軍士六百人取

民田麥穗及擅董丁夫非理笞捶令役夫祭文義市驢不獲杖之致

死上不貸以法中外莫不悚慶○十二月丙午寶鼎縣黃河再清經

度制置副使李宗諤以聞上作詩近臣畢和○龍圖閣待制孫奭由

經術進守道自處即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上嘗問以天書奭對曰

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上知奭朴忠每優容之及將有汾陰

之役會歲旱遂奏疏陳不可者十陛下才異東封更議西幸非先王

卜征五年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飢饉居

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又上疏言今之姦臣以先帝寅畏天

灾詔停封禪故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先志也先帝欲北平幽

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辭重幣求和于契丹蹙

國糜爵姑息于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周上為已任是陛

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痛哭也今乃野

雕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

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必不信上玷皇明

不為細也疏入不報

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封禪之議決於丁謂定計有餘之



和汾

除

呂蒙

正薦

夷簡

除偽

制丁

歲

求直

言

種放

曉節

不謹

江嗣

宗識

不體

一言天書之降成於欽若神道設教之一語雖以王文正之碩德重望不敢有異議其後寇準之入居相府亦以朱能天書而入當時極言其非者惟孫奭一人而已天何言哉此足以破人士之惑

大中祥符四年春正月代州言粟斗十餘錢○丁酉車駕奉天

書發京師二月次河中府辛酉祀后土祗備三獻奉天書於神坐之

左以太祖太宗並配上作汾陰二聖配享銘河瀆西海等贊召草澤

李瀆劉巽瀆以疾辭二月朔召草澤魏野辭疾不至○甲申幸呂蒙

正第問蒙正諸子孰可用對曰臣之子豚犬爾猶子夷簡宰相才也

○夏四月甲辰朔車駕至自汾陰○上謂宰相曰唐起居郎舍人司

諫正言凡十二員近者此官多缺可選有才望為中外所知者補之

於是直史館陳堯佐樂黃日盛玄王隨路振崔遵度陳知微李諮陳

越等九人悉授兩省官○六月兩浙福建荆南廣南諸州循偽制輸

丁身錢歲凡四十五萬四百貫民有子者或弃不養或賣為僮僕或

度為釋老秋七月朔詔悉除之○八月上謂宰相曰朝廷宜守經制

儻務更張則攀援者眾乃知命令之出不可不謹又蒞官之人不可

過為寬恕以致弛慢或探求罪惡不顧煩擾抑又甚矣王曰曰古人

有言法出而弊作令下而姦生寬則民慢嚴則法者多猛則民殘無所

措手足正為此也○祖宗以來兩省御史臺官須文學優長政治尤

異者乃特除拜汾陰肆赦始以叙遷上恐循習非便乃詔自今遵守

舊制不得以他官轉入○丁巳詔文武官有言刑政得失邊防機事

者並賜對其餘細務令條列以聞○冬十月上以江南淮南接壤而

益酒之價不等令三司與江淮制置發運使李溥規定以聞有司執

言慮失歲課上曰苟便於民何顧歲入也○十一月上親試賜進士

張師德等二十一人及第十人同出身諸科及第者四十二人同出

身者八人○工部侍郎種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人有貽書嘲其出

處之迹放晚節頗節輿服廣置良田王嗣宗之出守長安始甚敬放

被酒稍倨嗣宗怒放曰不猶愈於角力而中第乎初嗣宗就試講武

殿嘗因戲弁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因上疏言放弟姪無賴據林麓

樵採周回二百餘里奪編畦厚利疏辭極其醜詆目放為魑魅上方

待放厚會赦恩而止於是放自乞退居嵩山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

畝時議浸薄焉○十二月太常博士江嗣宗言陛下躬臨庶政十有

五年殿庭間事一取聖斷有勞宸慮今請禮樂征伐大事出於一人

自餘細務委任大臣百司上曰此頗識大體乃詔從其所請



大中祥符五年春正月命晁迥劉綜李維孫奭同知貢舉上作

詩勗以掄材之意。并州上芻粟之數可給四五年上曰河東仍歲

豐穰儲峙尤廣自今諸路稔歲宜以時積穀為凶年之備。著作佐

郎李垂上導河形勢書二篇并圖詔任中正陳彭年王曾詳定中正

等上言其書并圖雖與行匪易而博洽可獎望送少節從之。二月

上謂宰臣曰聞貢院試諸科舉人皆解衣閱視慮其挾藏書冊頗失

取士之體宜令止之。三月上親試禮部合格貢舉人始摹印詩賦

論題以賜官給紙起草得進士徐夔以下及第者百人同出身者二

十六人諸科及第者三百二十四人同出身者五十二人丁酉上封

者言進士肅立之本名琬嘗因賭博抵杖刑詔有司詰問引伏命奪

其數贖銅四十斤。夏四月令禮部貢院取前後詔敕經久可行者

編為條例。戊申命刑部尚書向敏中守本官平章事敏中再掌留

任以厚重鎮靜人情帖然上愈嘉之故復使相。三司請民有販茶

違法者許家人告訟上曰此犯教義非朝廷所當言也不許。五月

上以淮南兩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二萬

斛分給三路令擇民田之高仰者時之蓋早稻也又取種於王辰殿

○知袁州何蒙上言本州二稅請以金折納上曰若是則盡廢耕農

矣不許。六月諸州言歲豐穀賤咸請博糶上即詔三司使丁謂規

畫以聞謂言莫若和市而諸州積糶數少癸丑出內藏庫錢百萬貫

付三司以佐用度。錢塘人林逋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負衣食

不足晏如也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轉運使

陳堯叟以其名聞庚申詔賜粟帛長吏歲時勞問

○當天下無道之時而隱者此當隱而隱者也當天下有

道之時而隱者此不當隱而隱者也若神放林逋諸公其不當隱

而隱者也豈生於野者不願為公侯國初風俗淳厚若此乎然當

人主求賢下士之時而卓然有高士清風凜凜豈不動人士歆慕

之心一四皓不仕可以植兩京節義之風一嚴光不出可以植東

都節義之風孰謂隱士無益於世哉

壬戌令樞密院修時政記月送史館。秋七月龍圖閣待制張知白

上言昔唐李嶠嘗云安人之方須擇郡守切見朝廷重內官輕外任

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上曰知白援引故事請重

親民之官良可嘉也命知白同糾察在京刑獄。八月知制誥王曾

判大理寺判寺舊用郎官上欲重其任故特命曾對便殿諭之曰天

下之命係於獄今以屈卿曾頓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辟秦察屬



士欽

若陳

堯叟

若相

王勳

若傾

趙安

仁

之

五鬼

聖祖

降禁

甲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遂著為令。上作對照詩示輔臣有孜孜綏萬國不媿鬢邊絲之句

王曰曰陛下憂勤萬方勵精庶務發揮聖道形于天章臣等固當夙

夜盡心上副求治之意。九月以知樞密院事王欽若陳堯叟並同

平章事充樞密院使簽署樞密院事馬知節為副使儒臣領樞密兼

使相自欽若堯叟始。參知政事刑部侍郎趙安仁能為兵部尚書

先是上議立皇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

他日與王欽若論方今大臣誰最為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

無若趙安仁安仁昔為故相沈義倫所知常欲報之上始有意斥安

仁矣嘗論王曰曰聞趙安仁在中書絕不親事曰對曰安仁頗知大

體居常進擬皆同列擬定方敢取旨臣每見臨時變易於上前者皆

迎合陛下意安仁無異議是有執守上曰能如此耶朕不知也及罷

政事仍命同脩史安仁雖在貴顯簡儉若平素喜誨誘後進成其名

聲當世以重德推焉。三司使丁謂參知政事初王曰欲引李宗諤

參知政事宗諤家貧且前後資借之甚多王欽若知之故事參知政

事謝日所賜幾三千緡欽若因密奏王曰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

物以償已債非為國擇賢也明日日果以宗諤名聞上變色不許欽

若與劉承珪陳彭年林特及謂等交通蹤跡詭異時論謂之五鬼。

冬十月以知制誥陳堯叟權同判吏部流內銓舊制選人皆用奏舉

乃得京官而士有孤寒不為人知者堯叟特為陳其功狀而升擢之

○戊午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于延恩殿先是上夢景德中所

觀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翌日夜復夢神人

傳天尊言吾坐西當斜設六位即於延恩殿設道場是日五鼓天尊

降曰吾人皇中九人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

七月一日降下主趙氏之族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忘前志即乘雲

而去。辛酉上以崇儒術論為君難為臣不易論示王曰等先是陳

彭年因奏對上謂之曰儒術汗隆其應實大國家宗替何莫由斯為

君之難由乎聽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其或君以寬大接下臣以誠

明奉上君臣之心皆歸於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達理先

王之成憲猶指掌孰謂難哉。閏十月己巳上天尊號曰聖祖上靈

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詔聖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

以七月一日為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為降聖節癸酉詔天下州府

軍監天慶觀並增置聖祖殿乙亥詔上聖祖母懿號元天大聖后。

真宗 大中祥符五年



丙子出玉宸殿新稻賜輔臣上曰禁中植樹假日臨觀刈獲見其勞力愈知耕農之可念也○戊寅改兗州曲阜縣為仙源縣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丘以奉聖祖及聖祖母○戊子內出樂章十六曲以示輔臣又舞曰發祥流慶武舞曰降真觀德○十一月令三司出炭四十萬減市直之半以濟貧民時連日大雪苦寒故有是命○壬申改謚玄聖文宣王為至聖文宣王

○大甲祥符六年春正月

○正月對輔臣於崇政殿之西序曰朕寢殿中帶幕皆用青法統非張燭莫能辨色四年祀汾陰還塗御烏頭藤帽或乘馬以時詣涉遠攔衛士有輿執蓋之勞至於巡幸州縣府御制詩什皆書粉牌揭於屋棟三朝階險如此故累聖不替舊風自蔡京用事倡豐亨豫大之說開天下侈靡之心輔相皆寒儒而所製無異皇居所身爭借玉食外之監司郡守亦以真紫烏帶幕絲繪綠簾惟所至留題則立而刻而覆碧紗下至簿尉之微道路之間有輿張蓋益恣其驕與天子青布韋簾粉牌題詩烏頭藤帽青純帶幕固

有間矣

辛酉詔宗正寺以皇屬籍為皇宋玉牒○二月上作內侍箴賜閭承翰等○夏六月監察御史張廓上言天下曠土甚多請依唐宇文融所奏遣官檢括土田上曰此事未可遽行然今天下統賦不均富者

地廣租輕貧者地蹙租重由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茲大弊也王曰等曰田賦不均誠如聖旨但改定之法亦須馴致○翰林學士知制誥楊億草契丹答書言不鄰壤交歡上自注其側作朽壤鼠壤糞壤等字億遽改為鄰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為不稱職亟求罷上慰諭之他日謂輔臣曰揚億真有氣性不通商量及議冊皇后上欲得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因請二代謂曰大年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草制億雖頻忤旨恩禮猶不衰王欽若陳彭年等深害之益加譖毀上意稍怠億嘗入直忽被召至禁中既見賜坐徐出文藁數篋以示億曰卿識朕書跡乎此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惶恐不知所對趨出即謀退適億有別墅在陽翟億母往視之會得寔億遂留謁告榜子與孔目吏億狂奔去朝論譁然以為不可上亦謂輔臣王曰等曰億侍從官安得如此自便曰曰願陛下矜容不然顛躓久矣然近職不可居外地今當罷之上終愛其才踰月命弗下億稱疾請解官辛未以億為太常少卿分司西京

○國家創造之初則其大體必本於厚風俗涵養之久刻



其大勢必趨於文故曰文穆王文正以誠實厚朴之風鎮宇內而  
揚大年王元之之輩其文章格力皆足以潤色皇猷黼黻雲漢矣  
然西崑之體未變也必至孫泰山石徂徠而後經學盛必至歐陽  
公尹師魯而後古文興必至伊洛關湖而後道學明是豈一門之  
積哉而王揚雖文士觀其性質剛介臧否人物辨后之舉富貴可  
立俟也而不草劉后之制拜相之麻權要可趨媚也而不草相謂  
之制又豈可以文章之士待之哉

秋七月初劉承規私請于上欲求節度使上諭王且曰陛下所守  
者祖宗典故典故所無不可聽也上又曰承規言死在旦夕曰陛下  
下若聽承規所請後必有邀朝廷求為樞密使者矣上乃止承規尋  
卒乃贈鎮江節度使○初知濱州呂夷簡上言請免河北農器之稅  
上曰務穡勸耕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癸卯詔諸路勿稅農器

簡雖上言乞免其等止言河北所見未廣真宗推農務之道使天  
下免稅稼器固聖人知博利也

癸卯詔置水虎翼軍○八月王欽若等上新編修君臣事迹一千卷  
賜名冊府元龜○冬十月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言陛下封泰山祀  
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  
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邪臣願陛下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

土木無為明皇不及之悔帝以為封泰山祠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  
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為非也作解疑  
論以示群臣然知奭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弗斥也

大中祥符七年春正月壬寅車駕奉天書發京師丙午至奉元  
宮又詣先天觀洞霄廣靈宮行香復至太清宮真元觀周覽還奉元  
宮丙辰升應天府為南京○二月雍丘邢惇以學術稱嘗舉進士不  
第遂隱居不出王曾薦之及還自亳召對問治道惇曰陛下東封西

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上悅際許州助教遣歸既卒乃見其救與廢  
紙同東置屋梁間○辛酉車駕至自亳州○三月皇子受益封慶國  
公初宰相屢言皇子未議封建今朝修禮成願特降制命舊制國公

食邑三千戶今止千戶有司之誤也皇子即後宮李氏所生於是五  
年矣劉皇后以為己子使楊婉儀保視之故仁宗常呼為大孃孃  
婉儀為小孃孃○五月詔模刻天書奉安於玉清昭應宮金主曰為  
天書刻玉使王欽若為同刻玉使丁謂為副使趙安仁陳彭年為同

刻玉副使○丙午府州言知州興州刺史折惟昌卒先是河東民運  
糧赴麟州當出兵為援惟昌時已厲疾曰古人受命忘家死於官事



吾無憾也。即引步騎屯寧遠。寒冒風沙而行。疾遂亟。上聞之。遣使挾  
醫診視。弗及。以其弟惟忠為知州事。○六月。樞密使王欽若罷。為吏  
部尚書。陳堯叟為戶部尚書。副使馬知節為潁州防禦使。欽若性傾  
巧。敢為矯誕。知節薄其為人。未嘗詭隨。上嘗以喜靈詩賜近臣。而誤  
用旁韻。王旦欲白上。欽若曰。天子詩。豈當以禮部格校之。旦遂止。欽  
若退。遂密以聞。已而上諭三府曰。前所賜詩。微欽若言。幾為衆笑。旦  
唯唯。知節具斥其姦狀。上亦不罪也。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但出其  
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則以己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上前。顧欽  
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及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樞密院議行賞。久不  
決。上曰。欽若等。異常不和。事無大小。動輒爭競。於是二人者。俱罷兵  
部尚書。寇準為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旦薦之也。

子日之不幸官至政府德薄而位尊反使小人之名遺臭於萬世  
惜哉

秋七月。以王嗣宗。曹利用。並為檢校太保。充樞密副使。○戊申。王旦  
至自兗州。言李士衡。張士遜等。泣事幹集。望賜詔褒諭。徐懷式等。無  
治聲望。轉運提點刑獄司。祭之。詔可。或謂曰。曰公為元宰。將命出

宗監六

使而所舉官吏。僅得褒詔。無乃太輕乎。曰。既稱薦之。又請取用。則  
上恩皆出於已矣。此人臣之大嫌也。大內押班周懷政。實與旦同行。  
或請問。必俟從者畢。集整衣冠見之。未嘗私焉。議者以為得體。○八  
月。祕書監分司西京楊億。以疾愈。求入朝。上謂王旦曰。億性峭直。無  
所附會。文學固無及者。然或言其好竊議朝政。何也。旦曰。此蓋與億  
不足。誣謗之耳。億諳諳。過當。則恐有之。訕謔之事。保其必無也。戊辰。  
命億知汝州。既而監察御史姜遵。奏請罷之。上曰。億前告歸。本無終  
焉。侍養之請。今以疾愈。求入朝。特與郡。乃詔中書。乃遵諭之。○九  
月。上御景福殿。試亳州南京路。服勤辭學。經明。行修。舉人。得進士。張  
觀等。二十一人。諸科。一十一人。賜及第。○冬十月。先是。登州言。高麗  
遣使入貢。上謂宰相曰。此事如何。王旦曰。高麗久來進奉。因契丹阻  
絕。今須許其赴闕。契丹必不敢言。四夷入貢。以尊中國。蓋常事爾。彼  
自有隙。朝廷奚所愛憎。上曰。卿言深。得大體。即遣使館接焉。○甲子。  
玉清昭應宮成。宮宇總二千六百一十區。七年宮成。○十一月。知秦  
州張杲言。蕃部傲擾。已出兵格鬪。望量益士卒。王旦曰。今四方寧謐。  
契丹守盟。甚堅。西戎入貢。不絕。藩翰之臣。宜務鎮靜。上曰。邊臣利於



用兵殊不知無戰爲上。因言昔嘗謂邢昺云：朕中夕靜思，四方至大，張官置吏，委之千萬里外，豈能盡知善惡？有敗事，則爲患，非小。自古帝王宵衣旰食，正在此爾。萬務幾微，更賴卿等悉心也。○十二月己未，作元符觀。

**○**大中祥符八年春正月壬午朔，備鑾駕詣玉清昭應宮，奏告尊上玉皇大帝、天帝聖號，還御崇德殿受賀。大赦天下。○己丑，樞密院言：准詔定承天節，南郊奏蔭子弟恩例。○命兵部侍郎修國史趙安仁、知禮部貢舉翰林學士李維、知制誥盛度、劉筠同知是歲始置謄錄院。令封彌印官封所試卷，付之命京官校對。用兩京奉使印訖，復送封印院，始送知舉官考校。○以楚王元佐爲天策上將軍，與元牧、府牧自此始。○丙子，詔禮部貢院進士六舉，諸科九舉，雖不合格，並許奏名。三月癸卯，上御崇政殿覆試，得進士蔡齊以下百九十七人，特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時新喻人蕭貫與齊並見，齊儀狀秀偉，舉止端重，上意已屬之。寇準又言：南方下國，人不宜冠多士，齊遂居第一。上喜，特詔金吾給七騶，出兩節傳呼，因以爲例。

準性自矜，尤惡南人輕巧。既出，謂同列曰：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齊膠水人也。上之親試進士也。召宗文院檢討馮元講、周易泰卦元因、推言君道至尊、臣道至卑，必以誠相感，乃能輔相財成。上說，特賜五品服。○夏四月，召宰相觀書，玉宸殿閣御製皇王帝霸五臣等論。辛酉，賜宰相御製良臣正臣忠臣姦臣權臣論。○以樞密使同平章事寇準爲武勝軍節度同平章事。先是，準惡三司使林特之姦邪，數與忿爭。特方有寵，上不悅，謂王曰：等曰：準年高，屢更事，朕意其必能改前非。今觀所爲，似更甚於疇昔。曰：等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爲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度之。準之未爲樞密使也，且嘗得疾，上命有輿入禁中。因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再三問，不對。上曰：張詠何如？不對。又問馬亮何如？不對。上曰：試以意言之。曰：強起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撫然有間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曰：他人臣所不知也。及準爲樞密使，中書有軍關送樞密院，礙詔格，準即以聞。曰：拜謝曰：此實臣等過也。既而樞密院有事，送中書，亦礙詔格。曰：令却送與樞密院。準大慙。且每見上，必稱準之才，而準數短之。上謂曰：卿雖談



其美彼專道御惡曰謝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及準自知當罷使人私於曰求為使相曰大驚曰使相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及制出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曰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出語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也○以吏部尚書王欽若戶部尚書陳堯叟並為樞密使同平章事○榮王元徽宮火延燒內藏左藏庫乾元門崇文院祕閣下詔罪已令文武百官上封論事無或隱蔽五月朔王隨言准詔劾榮王元徽宮遺火事當死者甚衆王曰獨請對言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乃過為殺戮恐失前詔意也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上欣然納之由是減死者幾百輩○甲申命寇準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詔自宮禁迨臣庶之家一切服玩皆不得以金為飾嚴其利禁自是遂絕○庚子放宮人一百八十四人○閏六月王欽若上準詔編修后妃事迹七十卷賜名彤管懿範○秋七月徙知并州薛映知揚州馬亮知昇州李迪知永興軍上謂輔臣曰大藩長吏尤難其人要在洞達物情遵守條詔愛民抑暴而已更或廉而肆虐或察而滋章

宋史卷六十九

十一

或急培斂以為公或曠職務以為恕如此則何由致治耶○上作讀十九代史詩賜近臣和○宮苑使昭州團練使郭崇仁為解州團練使崇仁守文子章穆皇后弟也時崇仁母梁氏亡詔起復乃有是命崇仁雖外戚朝廷未嘗過推恩澤自是凡十年不遷○八月陳州言知州張詠卒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上亦不為忤云

有雷震之威萬鈞之勢及聞直言切諫則假顏色以接之厚金帛以酬之加爵賞以貴之面折其短廷指其過加誠愈納不敢輒怒蓋將以開言路而來諫臣也我太祖太宗真宗皆有堯舜之資禹湯之智文武之德而自建隆以來未嘗怒一諫官逐一御史故直言聚于朝忠言屬于耳宗社有萬世之安無一日之危由此道也庚寅知汝州祕書監楊億言部內秋稼甚盛粟一本至四十穗麻一本至九百角上覽其章謂輔臣曰億之詞筆冠映當世後學皆慕之王曰曰如劉筠宋綬晏殊輩相繼屬文有正元元和風格者自億始也○九月注輦國王遣使來貢先是有船商抵其國告以天子東封西祀其王曰十年來海無風濤古老傳云如此則中國有聖人故遣

真宗 大中祥符八年



使入朝。冬十月以填從吉為給事中。權知開封府。上召戒從吉曰：京府浩穰，凡事大速則誤，緩則滯，惟須酌中。且有請屬一切拒之。十一月，河南府言工部侍郎種放卒，上甚嗟悼。先是有譏放循默者，上聞之，謂輔臣曰：放為朕言事甚眾，但外廷不知耳。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曰：議道、議德、議用、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司、議軍國、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十二月戊寅，皇子加冠禮。辛卯，以皇子慶國公受益為壽春郡王。○己亥，以御製陳書詩并注賜輔臣。因曰：隋煬帝初平陳，斬五伎人，以謝三吳。當時天下稱賢及其無道，乃過後主深可嘆也。王曰：等曰陛下博觀載籍，非惟多聞廣記，皆取其規鑒，談經典必稽其道，語史籍必究其事，論為君必究其治亂，言為民必志其邪正，加以秉筆立言，皆化人垂世之作。今之文章與雅摛，絀稽古皆聖訓所及也。

大中祥符九年正月，以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兼樞密副使。先是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眾？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臣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謂左

右曰：王曰善。處大事，宜宰相也。○以張士遜推尊度，並充壽春郡王友士。遜平雅和謹，潛於榮利，遵度同修起居注。踰十年，立殿墀下，常退匿楹間，慮上見之，縉紳推其長者。初宰相將用士遜等，翊善記室上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故以王友命之。令王每見，答拜示賓禮之意。士遜嘗謁王曰：稱王學書有法。旦曰：公為王友，職止於是。邪士遜媿謝。

文王世子一篇，所以教為世子之道也。其言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即世子與學士同其學，讀詩讀禮，同其書，樂正司成，同其師。齒于學，則又所以同其禮。夫為君之子而下與士齒，無非所以養成德性，陶冶氣質，以為異日天下國家之宗主。是故學問聚辨之功，非驕逸易縱者所能為。而富貴崇高之地，非學問已成者未易居。此古先帝王皆講學成德於未為君之日也。後世徒知國本之當尊，而不知儲德之當養。世子得以臣其宮之際，屬而輔翼東宮之官，始與僚屬無異。此真宗不置翊善記室，而以二人為王友。蓋官屬則有君臣之義，王友則有師友之義。君臣之分既立，則學問之功難施。師友之義既明，則驕貴之習自革。此作聖工夫，必以誠敬為入門也。

二月，王旦上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甲午，詔築堂於元符觀南，為皇子就學之所。賜名曰資善。上作記刻石於堂中。○癸卯，召近臣宴。



周伯

飛蝗

陳堯

罷

曹瑋

翔鸞閣觀太宗御書及御製聖文神筆頌玉宸殿記等○癸丑詔官  
 吏犯賊被劾有故延歲月以俟赦宥者自今法寺勿以赦原○宗正  
 卿趙安仁請以知制誥劉筠夏竦並為宗正寺修玉牒官從之名新  
 譜曰仙源積慶圖○夏四月司天監言周伯星再見○建皇親禮會  
 院於新昌坊賜名嘉慶○殿中侍御史張廓言群官有了父母憂者  
 多免持服非古道也伏望自今並依禮令解官行服詔從之○詔獎  
 壽春郡王友張士遜等以王讀孝經徹草故也王初為詩即自成章  
 有人心懷禮義之向上喜以語輔臣○秋七月飛蝗過京城先是上  
 出死蝗以示大臣翌日執政有袖死蝗以進者請示於朝率百官賀  
 王曰曰蝗出為災災阻幸也又何賀焉固稱弗可於是二府方奏事  
 飛蝗蔽天上顧謂曰曰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此豈不為天下笑耶  
 所以自愛實災異警之力也當群臣爭獻符瑞之時而徐究之亦  
 江淮之旱內城之火京師之蝗間見層出非人臣不知愛君而天  
 愛君乎

乙卯分命內臣與轉運使諸州通判職官按視蝗傷苗稼以聞仍悉  
 除其租八月令江淮發運司歲留上供米五十萬以備飢年賑濟○

宋監六

十五

樞密使同平章事陳堯叟罷為右僕射堯叟強力明辯多任智數久  
 典機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云○癸未以京師衍雨遣使分禱宮觀  
 寺院○九月兵部尚書參知政事丁謂罷為平江節度使丙午以陳  
 彭年王曾張知白並參知政事任中正為樞密副使曾知白彭年與  
 王曰同在中書嘗乘間謂曰曰曾等披擢至此公力也願有所裨補  
 曰曰願聞之曾曰每見奏事其間亦有不經上覽公但批旨行下恐  
 人言之以為不可曰遜謝而已一日奏對曰退曾等俱留上愕曰何  
 事不與王曰同白曾等乃以前說聞于上上曰王曰事朕多歷年所  
 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小事一面專行卿等當謹奉之退  
 而謝於旦曰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旦曰向蒙諭及不可自言先  
 得上旨今後更賴諸公相益○丁未曹瑋言宗奇喃斯囉蕃部等率  
 二萬餘入寇至伏羌寨二都谷即領兵擊敗之先是翰林學士李迪  
 召對龍圖閣命草詔書徐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  
 辭州事邊將誰可代瑋者對曰瑋知喃斯囉欲入寇頗窺關中故請  
 益兵為備非怯也且瑋有謀諸將皆非其比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  
 玉皇聖號懸兵出宜秋門邪今關右兵多可會其羨益發赴瑋因問



關右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上令自採取目內侍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寨下上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未幾喃斯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問曰瑋戰克乎對曰必克及瑋捷書至上謂迪曰卿何料之審也迪曰喃斯囉大舉入寇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其至是則以逸待勞臣用此知其決勝也

**大書** 喃斯囉李繼遷均之為西蕃首領也惟朝廷與繼遷以國姓則繼遷驕與斯囉以官則斯囉叛蓋無駕馭之道而徒施羈縻之術所以長其驕而速其叛也若曹瑋者可謂良將矣能知斯囉之必叛策德明之可圖料元昊之必反此其智豈徒決兵家之勝負而

已哉

庚戌以不雨罷重陽宴○令諸路轉運使督民焚捕蝗蝻無使滋育是歲六月京畿京東西河北路蝗蝻繼生食民田殆盡延至江淮南趣河東及霜寒始盡飛蝗之過京城也上方御膳左右以告上起臨軒仰視則蝗勢連雲障日乃命撤膳自是聖體遂不康○冬十月上謂王旦等曰茶鹽之利要使國用贍足民心和悅卿等宜熟思之詔差翰林學士李迪權御史中丞凌策知雜御史呂夷簡與三司同共

宋書卷六十一

定奪務要茶園鹽亭戶不至辛苦客旅便於興販○十一月河西節度使知許州石普上言九月下旬日食又言喃斯囉欲陰報曹瑋請以臣嘗所獻陣圖付瑋可使瑋必勝先是上方崇符瑞而普請罷天下醮設歲可省緡錢七十餘萬以贍國用遂忤上意於是上益怪普言踰分王欽若因言普欲以邊事動朝廷上怒命呂夷簡置院推鞠獄具集官參驗九月下旬日不食詔除名配賀州普僮儻有膽略兩平蜀盜大小數十百戰衆伏其勇也○以知秦州曹瑋為秦州都部署以李及知秦州時瑋數上章求解州事問王旦誰當代瑋者旦薦及可任衆議皆謂及非守邊才及至秦州州之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中及方坐觀書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不日聲譽達京師意聞之復見旦具道其事旦笑曰禁軍戍邊白晝為盜固當斬也烏足為異政乎旦之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

**天禧** 元年春正月辛亥奉天書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並配群臣上尊號冊寶于大安殿○知建昌軍王耿上書言時政要務凡七事一曰省災異二曰廣言路三曰明享祀四曰正服用五曰察黨與

真宗 大中祥符九年



六曰謹修養七曰嚴邊備上覽而嘉之○二月詔別置諫官御史各六員增其月俸不兼他職每月須一員奏事或有急務聽非時入對○辛巳發常平倉粟置場十四出粟以濟貧民京市物貴故也○召直龍圖閣馮元講易于宣和門之北閣待制查道李虛已李行簡預焉自是聽政之暇率以為常因數訪大臣能否而行簡無所怨眚必盡稱道其長人推其長者○上謂宰臣曰朕以去歲蝗旱秋稼不稔夙夜驚懼未嘗暫忘今已中春時雨未降齋心請禱誠感冥達實慮政令有爽天意因思茶鹽條禁傷於峻刻宜有以革之茶法行之已久儻或難於遽改但削其尤不便民而傷於厚斂者可也○嘗有日者上書言官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閑吉凶簡尺上怒欲盡付御史按罪王旦具請以歸翌日白上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究治因自取舊所占問者進曰臣幼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下獄上曰此事已發何可免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他人上意解曰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大臣有欲因是以擠己所不快者力請究治上令就旦取書旦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參知政事陳彭年卒上聞之即幸其第涕泗良久彭年性敏給強記尤好儀制沿革刑名之學素奸諂時號九尾野狐始仕未達求為大理寺詳斷官張齊賢時實當國一見輒不可曰此人在朝必亂國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三月江南提點刑獄范應辰上言伏觀辛亥制書常赦不原者咸除之姦凶之輩密料赦期發其夙憾恣彼忿心或舉家而隕命或罄室而虜財或持刃殺人或縱火焚舍逢此霈恩亦除其罪悉又配為卒伍皆給衣糧又何異賞人為盜者耶○夏四月出聖祖神化金寶牌分給京城寺觀及天下名山○查道表求外任甲申命知魏州時號州蝗災道不侯報出官廩粟設糜粥振救飢者發州麥四千斛給種農民賴以濟所全活萬餘人○乙酉著作郎劉燁為右正言上曰諫官御史之任實難其人當須識朝廷大體達政刑要道言必詣理乃為稱職耳

**臣也**真宗既因浮議創建言官於是首擢劉燁次用曾宗道奏疏並令親書許通進司進入時燁與宗道多以瑣細之事塞責真皇嘗有不悅之辭自是而後朋黨興矣

五月以殿中丞劉平為監察御史用新詔也○太保平章事王旦素



羸多疾連拜章求解戊申制為大傅兼侍中。○六月右正言魯宗道言今與天下親民之官為陛下孜孜於民政者十不一二焉欲民之安其可得乎宜妙選英哲以委之庶激濁揚清漸得良牧賢宰則斯民之大幸上曰謹擇牧宰朝政之急務也。○甲申以武昌節度副使邊肅知光州用辛亥赦書也向敏中嘗謂王曰曰邊同年責已久牽復可乎曰曰為近臣坐職豈得更墜進邪敏中語數及之曰曰若欲用之須且死可也秋七月王旦以病堅求罷相上憫然曰朕覺體中不佳方欲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柰何因命皇子出拜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遂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踐兩府者獨凌策李及丁巳以旦為太尉仍領玉清昭應宮使。○八月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為左僕射平章事先是上欲相欽若王旦曰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乃可上遂止欽若嘗語人曰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

講義曰康節在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曰朝廷將用南人為相天下自此多事矣南人當國自欽若始不待王公旦而後見也然國初三陽方長則南不足以勝北熙寧一陰潛萌則北不足以勝南此風氣推移人才消長之候也

宋史卷六十一

十一

壬申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向敏中加右僕射門下侍郎。○九月給事中參知政事王曾罷為禮部侍郎初曾以會靈觀使議欽若上意不懌及欽若為相因欲排異己者數譖之遂罷曾政事王旦語其家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詐讓會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即蹙縮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李迪為給事中參知政事迪嘗獨對內東門時仍歲旱蝗上憂不給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辦兵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上曰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何必曰借上悅迪又言陛下東封時敕所過無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為行宮才令加塗旣而已及幸汾毫土木之役過往時百倍今旱蝗之灾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上曰卿之言然一二臣誤朕為此。○己酉王旦卒遺表言忝為宰相據上公之列不可以將盡之言為宗親求官曰性冲澹寡欲奉身至薄所居甚陋上欲為治之曰以先人舊廬悃辭而止中外莫不欽其德風為國宗臣咸平初旦聞李沆之言固未深信及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



厚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祥符以來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既寢疾遺令削髮披緇以歛蓋悔其前之為也議者謂曰逢時得君言聽諫從安於勢位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

**范** 范之各未出也四賢一不肖之詩未作也君子小人之黨未分也而張詠孔道輔馮知節之徒自足以養成天下之氣節胡海陵之學未興也穆尹之古文未出也三蘇父子之文章未盛也二程兄弟之學業未著也而揚億王元之之文自足以開色國家之制度蓋自李文靖王文正當國抑浮華而尚質實獎恬退而黜奔競是以同列有向敏中之清謹政用有王曾之重厚臺諫有魯宗道之質直相與養成渾厚朴實之風以為天聖景祐不盡之用雖措紳之議論臺諫之風采道學之術科舉之文非若慶曆以來炳炳可觀而紀綱法度皆整然不紊兵不驕財不匱官不冗士不浮雖慶曆之盛亦有所不及也

以聖製思政論正說賜近臣○十二月丙子以寒甚放朝○知制誥盛度等言奉詔蠲放逋欠凡九百四十二萬所釋萬五千五百人○庚辰遣使減價鬻炭十萬秤

**天禧** 天禧二年春正月庚子芝草生直遊殿及皇后所居崇徽殿○詔諸路災傷州軍並設粥賤菜官粟以惠貧民○二月以昇州為江

宋史卷六十一

十九

寧府置軍曰建康命壽春郡王為節度使加太保封昇王○右正言劉燁請自今言事許升殿面對從之壬午對右正言劉燁魯宗道于承明殿凡八刻○二月甲寅右正言魯宗道言大辟罪如婺州訛言者望自今精加按覆內出其狀示輔臣向敏中等曰向來四方大辟奏牘陛下未嘗不召臣等審議然後寬貸決罰好生之德蓋超越於前古矣上曰自今當詳議者更加審細貴無濫也宗道風聞多所論列上意頗厭其數宗道因對自訟陛下所以任臣者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邪臣切愧尸祿請得罷斥上慰諭良久他日念之因題殿壁曰魯直○夏閏四月知并州薛映言民飢設糜粥濟之計三十餘萬人○皇城司言保聖營之西南營卒有見龜蛇者因就建真武祠今泉涌祠側疫癘者飲之多愈甲寅詔即其地建道觀以祥源為名任布言明朝不宜以神怪術愚俗不報○六月辛亥有彗出北斗魁第一星東北秋七月壬申以星文示變赦天下○甲戌以李士衡為三司使上作寬財利論賜士衡士衡因請刻聖製于本廳從之士衡方進用王欽若害之會上論時文之弊欽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士衡父誅死而振為贈告乃曰世有顯人士衡以故不大用○八



月甲辰立昇王受益為皇太子改名禎大赦天下癸丑上作元良箴賜皇太子○九月御正陽門觀醵上作稼穡倍登詩敬器戒酒二論示輔臣○冬十月乙未雪上作瑞雪詩賜輔臣○李垂請令江浙放行茶貨左諫議大夫孫奭言茶法屢改非示信之道即詔奭與三司詳定務從寬簡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初自密州還時方置天慶等節天下設齋醮張燕費廣奭又請裁省浮用不報奭復出其居朝廷蓋不周歲云○十一月上作冬至宴親賢詩示宰相○癸未上作後苑宴宗親詩賜皇太子通王○十二月叅知政事張知白與宰相王欽若議論多相失因稱疾辭位丙午能為刑部侍郎知天雄軍○**未**天禧三年春正月丁卯翰林學士錢惟演等四人權同知貢舉○乙亥舉人郭績冒總喪赴舉為同輩所訟付御史臺劾問殿三舉同保人並殿一舉○二月上作學書歌賜皇太子丙辰又作勸學吟賜之○三月上親試禮部奏名貢舉人得進士王暨以下六十二人賜及第八十六人同出身又賜學究出身者一十三人諸科及第者百二人同出身者四十七人試將作監主簿者五人○寇準鎮永興軍朱能為巡檢是月準奏天書降乾佑山中蓋能所為也中外咸識

其詐上獨不疑夏四月辛卯迎導天書入內魯宗道上疏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又何有書哉臣恐姦臣肆其誕妄以惑聖聽也知河陽孫奭上疏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朱能所為獨陛下一人不知爾乞斬朱能以謝天下上雖不聽然亦不罪奭也○己亥召判永興軍府寇準赴闕

**論**寇忠愍之入相凡三忘身徇國守道嫉邪見於同列之稱薦者然也官居鼎鼐宅無樓臺播於勳士之歌詠者然也堂吏之進例簿則叱之門生之獻三策則謝之甚至儻淵之役不阻不屈親扶日轂屹然如山百萬貔貅折筆答之使三十餘年邊無牧馬公之勲烈何如哉

五月寇準自永興來朝將發其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詐妄之事斯為次也取則再入中書為宰相爾準不擇指而起君子謂準之卒及于禍蓋自取之也○六月甲午王欽若罷時欽若恩遇浸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會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自言嘗出入欽若家遂罷相尋命判杭州○丁酉以李允則知鎮州允則在雄州十四年治城壘不輟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即修治它日頽圯復安敢動因此廢



守備臣恐虜性不可測也帝以為然嘗燕宣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副使請救不荅少頃火息命悉瘞所焚物密遣使持檄瀛州以若龍運器甲不浹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上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倣火甚嚴方燕而燔必斲人所為舍燕救燔事或不測一日民有訴為虜人毆傷而道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眾以為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荅以無有蓋他謀欲以歐人為質驗比得報以為妄乃殺謀○戊戌以寇準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保信軍節度使丁謂為吏部尚書參知政事謂在中書事準謹其嘗會食羹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其媿之由是傾誣始萌矣

王欽若罷則寇準用此君子小人不可共政也然準當是時不可為相而丁謂參政此又君子小人不可共政也然準當是時不可出矣方其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若至何陽堅求補外此為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之詐以也最下則再入中書其為準謀則善而不悟何邪

且朋黨之禍其萌於丁寇並命之時乎薰蕕不可同器鸞隼不可並棲從古然也何當時之不察及此會食都堂拂鬚有責初無他意丁謂不堪而銜之結讐其兆於此矣擅淵之還大勳未報欽若念翼鼓之隙而忍肆投瓊之譖利用懷議事之憤而公為下石之謀錢惟演馮拯之徒翕於前劉承珪陳彭年之流推於後彼諸人者投畀豺虎可也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何為一信讒言哉一出而守北門之鑰再出而涉雷陽之波公之亦危矣噫公之忠節義槩能折百萬之兵而不能折衆口之讒能起虜人之問而不能起邪人之敬能感雷陽之竹而不能感當時流俗之心然於真宗則何憾焉嘗因是而窺帝之本心史述澶淵歸上所待準者甚厚曰甚厚云者蓋未嘗以薄待準也史謂上既從惟演言擢丁謂利用平章事而所以待準者如故曰如故者是待準之心無以異於前日也有以深責寇準為言者上則曰自太傳以上更加優禮有以且令準出外為請者上則曰有何名目至於末年國史直筆以書之曰寇準罷相繼以三紉皆非上本意歲餘上忽問之曰吾日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吁真宗之心於是乎白矣巧言如簧熒惑聖聽謂之罪其可勝誅哉李迪奮身而憤曰迪起布衣而位宰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恨安能附權臣為自安計自對上前歷數謂姦謂於是罷知河南矣有言自裏厥應如響不踰月而復相焉他時流落至死王曾聞之曰此人智數不可測若不死未必不復用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死一謂則為天下福生一謂則為天下禍姦人可謂如是可不謹哉

秋七月群臣表上尊號曰體元御極感天尊道應寶運文德武功上聖欽明仁孝不允凡五上從之○八月丁亥以天書再降于乾祐縣大赦天下○彰德軍留後馬知節卒知節習兵事以方略自任頗涉文藝所與遊接必一時名士性剛直敢言無避未嘗少自卑屈求

知節 彰德軍留後馬知節卒知節習兵事以方略自任頗涉文藝所與遊接必一時名士性剛直敢言無避未嘗少自卑屈求



之武人蓋鮮儼云。○己亥大會道釋于天安殿凡萬三千八十六人。先是建道場是日上親臨視以藥銀鑄大錢面賜之。○九月賜皇太子元良述六藝歲承華要略十卷授時要略十二卷又以國史兩朝實錄太宗文集并御集御覽群書賜皇太子遂宴從官。○冬十月知審刑院盛度言在京及諸路止有斷案二道值降聖節不奏自餘絕無刑牘請宣付史館。○十一月身太廟辛未合祭天地于南郊。○十二月知樞密院事曹利用參知政事丁謂並為樞密使。

○二月滑州言河塞留後簽署樞密院事簽署兼領藩鎮自瑋始也。○二月滑州言河塞詔獎之是役用兵夫九萬人上親制文刻碑以紀其成功。○三月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向敏中卒敏中端厚愷悌多智善處煩劇識大體密靜遠權門無私謂諸子不令釐務雖當大事若已不預焉謹於采拔不妄推薦時以重德目之。○夏四月命工部侍郎楊億為翰林學士億自汝州代還久之不遷或問王曰曰揚大年何不且與舊職曰曰大年頃以輕去上左右人言可畏賴上終始保全之今此

職欲出自清衷以全君臣之契也。○六年乃復入禁署。○六月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寇準為太子太傅萊國公先是準為樞密使曹利用副之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準輒曰君一夫爾豈解此國家大體邪利用丁謂遂合謀欲排準翰林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離之時上不豫政事多中宮所決謂等交通詭秘其黨曰固劉氏宗人橫于蜀上以皇后故欲舍其罪準必請行法重失皇后意謂等因媒孽之準嘗獨請問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上然之準乃屬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億夜屏左右為之辭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既而準被酒漏所謀謂等益懼力請准請罷政事上不記與準初有成言諾其請。○秋七月丁巳太白晝見甲子大雨流潦泛溢公私廬舍大半有壓死者。○丙寅以李迪為吏部侍郎馮拯為樞密使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上欲加拯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召學士楊億使草制億曰此舍人職也若除樞密使同平章事則制書乃學士所當草也上曰即以此命拯拯既受命樞密領使者凡三人前此未有上徐覺其誤遂召錢惟演惟演入對曰馮拯故參知政事今拜樞密使當矣但中書不應止用李







謂李通

李通

丁謂

委太子

委

王曾

善堂侍皇太子講讀○十一月自寇準貶斥丁謂浸擅權至除吏不

以聞李迪語同列曰迪起布衣十餘年位宰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恨

安能附權臣為自安計乎丙寅晨朝待漏謂又欲以林特為樞密副

使迪因詔謂引手板欲擊謂謂走得免遂入對于長春殿迪因斥謂

奸邪弄權臣願與同下憲司置對又曰寇準無罪罷斥朱能不當顯

戮又錢惟演亦謂之姻家臣願與謂惟演俱罷政柄又曰曹利用馮

拯亦相朋黨上怒甚初欲付御史臺利用拯曰大臣下獄不惟深駭

物聽况丁謂本無紛競之意而與李迪置對亦未合事宜乃命各降

秩罷相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制書猶未出已巳謂入對願復留遂

賜坐左右欲設整謂願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扞子進詔送謂中書

令依舊視事仍詔迪出知鄆州即時赴任時謂始傳詔召劉筠草復

相制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既自院出遇殊殊側面而過不敢揖

蓋內有所媿也先是上以不豫語言或錯亂嘗甚怒語輔臣曰昨夜

皇后以下皆之劉氏獨留朕於宮中迪進曰果如何不以此法治之

良久上寤曰無是事也后適在屏間聞之由是惡迪迪所以不得留

非但謂等媒孽亦中宮意爾○庚午詔自今該取旨公事仍舊進呈

外其常程事務委皇太子與宰臣樞密使已下就資善堂會議施行

訖奏初議欲令太子總軍國事丁謂以為不可曰即日上體平朝廷

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耶力爭不已迪既罷出故有是

詔○十二月丁丑朔起復翰林學士楊億卒億重交遊耿介坦懷敦

尚名節然評品人物善惡大明留心釋氏禪觀之學自厲疾即屏葷

茹臨終日為空門偈頌識者稱其達觀云○丁酉以王欽若為山南

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上又不豫乙亥力疾御承明殿

召輔臣諭以盡心輔導儲貳之意出手書一幅付之丁謂等進曰元

儲已親庶政克固海內之心宮闈內助事皆平允特寬聖慮以寧社

福自是聖體漸平凡旬浹乃復常焉時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

決於后錢惟演后戚也王曾說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

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厚於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乃所

以安劉氏也惟演因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間

○當時變危疑之衝錢惟演用事於中丁謂擅權於外而馮

拯曹利用亦相與為黨所幸君子之朋黨植猶多也寇準李迪之

徒雖爭之不勝而所持以砥柱其中者又有曾在卒之窟丁謂而

相仁祖太平之治者王曾也

真宗示 天德四年



日食 不既

丁 不既

蕭 正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帝**天禧五年春正月翰林學士劉筠見上久疾丁謂浸擅權歎曰  
 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表才外任乃授右諫議大夫知廬州○二  
 月庚午以孔聖佑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三月戊戌天章閣成  
 群臣稱賀庚子奉安御集御書于天章閣○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  
 之先是司天測儀天曆當食之既前九日上避正殿分命中使詣宮  
 觀寺院祈禱是日食四分而止○冬十一月丁丑以謂為譯經使兼  
 潤文○甲申判河南府王欽若有疾累表請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給  
 欽若曰上甚思一見君欽若信之即輿疾而歸謂因言欽若擅去官  
 守無人臣禮戊子責授司農卿分司南京○十二月乙巳以內殿崇  
 班皇甫繼明同勾管三館祕閣公事咸平中初命劉崇超監三館祕  
 閣圖籍丁謂更號曰勾當公事自是內臣遂與大學士同職時論愈  
 非之

**帝**乾興元年春二月戊午上崩於延慶殿○仁宗即皇帝位遺詔  
 尊皇后為皇太后淑妃楊氏為皇太妃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  
 丁謂欲去權字王曾曰政出房闈斯已國家否運稱權尚足示後且  
 言猶在耳何可改也謂乃止曾又言尊禮淑妃大遽須他日議之不

必載遺制中謂怫然曰參政願欲擅改制書耶曾復與辨而同列無  
 助曾者曾亦止時中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賴以為重○己未大  
 赦除常赦所不原者○庚申命丁謂為山陵使先是輔臣請皇太后  
 所御殿王曾援東漢故事請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左皇帝坐右  
 垂簾聽政既得旨而丁謂獨欲皇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與帝  
 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傳奏畫可曾曰兩宮異處而柄  
 歸宦者禍端兆矣謂不聽蓋謂不欲令同列預聞機密故潛結允恭  
 使白太后卒行其意○丙寅丁謂加司徒馮拯加司空曹利用加左  
 僕射並兼侍中任中正加兵部尚書王曾加禮部尚書錢惟演加兵  
 部尚書張士遜加戶部侍郎王曾謂丁謂曰自中書令至諫大夫平  
 章事其任一也樞密珥貂可耳今以數十年曠位之官一旦除授得  
 無公議乎謂不聽○戊辰賊寇准為雷州司戶李迪為衛州團練始  
 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丁謂孰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爾蓋指  
 曾嘗以第舍假准曾踧然懼遂不復爭謂惡准迪必欲置之死地遣  
 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劔揭於馬前至道州准方與客宴起逆中  
 使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眾惶恐不知所為准神色自

真宗 乾興



丁謂  
欲殺  
唯迪

曹瑋  
責業  
州

魯宗  
道改  
遷去

寬  
恭擅  
移皇  
宗

誅雷  
允恭

王曾  
計傾  
丁謂

丁謂  
賤

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准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准  
即從錄事參軍借綠衫着之拜敕于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  
所吏獻以圖經首載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准恍然曰吾少時嘗為  
詩曰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耶中使至鄆州迪  
聞其異於他日即自裁不殊其子東之救之乃免或饋之食奔而不  
與迪客鄧餘怒曰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衛州不離左右迪由  
是得全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好事書生弄筆  
墨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曹瑋責知萊州瑋得詔即日上道弱卒  
十人不以弓箠矢箠自隨謂卒不能加害○三月壬申以給事中李  
及知杭州及性清介所治簡嚴一日冒雪出郊眾謂當置酒召客乃  
獨造林浦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物比去惟市白樂天  
集○龍圖閣直學士魯宗道權判流內銓宗道在選調又患銓格煩  
密及知吏所以為姦狀於是多釐改之又悉書條科揭於廡下以便  
選人○戊寅中書請自禫祭後隻日於崇政殿或承明殿視事隻日  
如先帝故事前後殿皆不坐詔隻日雖不視事亦當宣召近臣入侍  
講讀○乙酉作受命寶其文曰恭膺天命之寶命王曾書之○夏四

宋史卷六十一

十一

月真宗時選人試身言書判者第推恩上即位亦用前法於是前懷  
安軍判官宋若谷等六十五人咸遷官改京秩者六人最下者猶注  
近地成資關後率以為常○六月己亥朔翰林學士承旨李維上大  
皇帝諡曰文明章聖元孝廟號真宗○入內押班雷允恭與張景  
宗同管勾山陵一行事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  
法宜子孫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  
允恭方貴橫衆莫敢違即改穿上穴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  
恭坐擅移皇堂并盜庫金銀錦帛珠玉杖死于鞏縣初丁謂與雷允  
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允恭既下獄王曾欲因山陵  
事并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為後明日朝退當留  
白此謂不疑曾有異志也曾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  
皇堂於絕地太后始大驚謂徐聞之力自辨於簾前未退內侍勿心捲  
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皇恐以笏叩頭而出太后怒甚欲誅  
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太后少  
解乃責謂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亟欲行  
止乃當直舍人草謂仍榜朝堂謂所坐但私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

真宗 乾因



未必真有禍心也然天資機狡多謀得政最要不可測雖曾以計傾之而公論不以爲過

**司馬** 遠小人之法不可以不嚴而去小人之幾不可以不密故來鄭朋揚興之奸者陳蕃去於不密遂激爲朋黨之變唐甘露白馬之禍李訓鄭注皆蹈幾事不密之戒也丁謂之計真宗晚年欲去之矣寇準被酒漏言失於不密反有崖州之行是謂之烽烟愈熾內倚宦者雷允恭貴戚錢惟演爲奸外與曹利用林特等爲黨若拔山矣而曾一旦去之易其幾密也故雖以計傾之而當時公論亦不以爲過焉

秋七月辛未王曾加中書侍郎平章事呂夷簡爲給事中魯宗道爲右諫議大夫並參知政事宗道爲人剛正嫉惡少容遇事敢言不爲小謹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宗道自酒肆來使者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對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酌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識之於是并夷簡皆首蒙擢任○丙子錢惟演爲樞密使惟演舊位王曾上曾既入相亦正惟演使名故事樞密使必加檢校官惟演但以兵部尚書充使有司

失之也○戊寅詔真宗陵名曰永定始丁謂請名陵曰鎮及謂貶馮拯謂二陵皆有求字故易曰永定陵然永安乃縣名也宣祖陵止名安陵又不知翼祖已名定陵於是復追改翼祖陵爲靖陵議者譏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先是女道士劉德妙常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嘗教言乃所爲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卒勿再貶謂崖州司戶參軍諸子並勒停又坐與劉德妙奸除名配隸復州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貶綬猶當制即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逐準京師爲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人皆爲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誣也謂竄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仇亟杜門使縱博俟謂行遠乃罷○壬辰詔中外臣寮有曾與丁謂往來者一切不問○八月乙巳上與皇太后御承明殿垂簾決事始用王曾議也宰相率百官稱賀太后哀慟久之令內侍宣諭曰候上春秋長即當還政馮拯繼丁謂爲首相頗欲



躡謂故迹王曾獨曉以禍福且逆折之極不敢肆自是事一決於兩  
 宮初謂定太后稱予謂敗中書與禮儀院參議每下制令稱予而使  
 殿廡分事稱吾太后詔旨稱吾○九月詔伎術官自今不得如京朝  
 官用考課遷陟○冬十一月朔樞密使錢惟演罷為保大節度使知  
 河陽○以李沆王旦李繼隆配享真宗廟庭○翰林學士劉筠為御  
 史中丞先是三院御史言事皆先白中丞筠舉舊儀令臺屬各舉糾  
 彈之職○癸酉命李維晏殊修真宗實錄尋復命孫奭宋綬陳堯佐  
 同修仍令內侍諭以一朝大典當謹筆削之意○庚辰判國子監孫  
 奭言知兗州日於文宣王廟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自後養學者不減  
 數百人臣雖以俸錢贍之然常不給自臣去郡恐漸廢散伏見揚光  
 輔素有經行望特遷一官令於兗州講書仍給田十頃以為學糧從  
 之諸州給學田蓋始如此○辛巳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孫奭馮元  
 講論語侍讀李維晏殊與焉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  
 臣講讀王曾以上新即位宜近師儒故令奭等入侍上在經筵或左  
 右瞻矚或足敲踏床則奭拱立不講每講體貌必莊上亦為竦然改  
 聽○壬午以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右丞張知白為樞密副使○國子  
 監舊制皆用近臣及宿儒典領近歲頗任貴遊子弟之初仕者與管  
 庫資任略均壬辰始命馮元同判國子監仍詔自今毋得差補蔭京  
 朝官○十二月甲辰詔輔臣崇政殿西廡觀孫奭講論語既而上親  
 書唐賢詩以分賜焉○京城穀價翔貴戊申出常平倉米分十四場  
 賤糶以濟貧民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之六  
 真宗 乾興元年







